

子海精華編


主編 王承略 副主編 聶濟冬

老子道德經

(漢)河上公 章句 唐子恒 點校

王弼道德經注

(魏)王弼 注 邊家珍 點校

 鳳凰出版社

子海精華編

主編 王承略 副主編 聶濟冬

老子道德經

(漢)河上公 章句 唐子恒 點校

王弼道德經注

(魏)王弼 注 邊家珍 點校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老子道德經 / (漢) 河上公章句 ; 唐子恒點校, 王弼道德經注 / (魏) 王弼注 ; 邊家珍點校.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7. 10

(子海精華編 / 王承略主編)

ISBN 978-7-5506-2680-5

I. ①老… ②王… II. ①河… ②王… ③唐… ④邊… III. ①道家②《道德經》—注釋 IV. ①B223.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246161號

- | | |
|-------|---|
| 書名 | 老子道德經 王弼道德經注 |
| 著者 | (漢)河上公 章句 唐子恒 點校
(魏)王弼 注 邊家珍 點校 |
| 責任編輯 | 王淳航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
| 出版社網址 | http://www.fhcs.com |
| 照排 |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
| 印刷 | 南通印刷總廠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經濟開發區朝霞路180號,郵編:226300 |
| 開本 | 890×1240毫米 1/32 |
| 印張 | 5.25 |
| 字數 | 109千字 |
| 版次 |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2680-5 |
| 定價 | 34.00圓 |
-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513-80237871)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子海》整理與研究”成果之一

《子海精華編》

工作委員會

主任：樊麗明 孫守剛

副主任：李建軍 胡金焱 張建康 周 斌

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 飛 王君松 王學典 方 輝 巴金文 邢占軍

杜 福 李平生 李劍峰 余江濤 孫鳳收 陳宏偉

劉丕平 劉洪渭

編纂委員會

學術顧問：安平秋 周勛初 葉國良 林慶彰 池田知久

總編纂：鄭傑文(首席專家) 王培源

副總編纂：王承略 劉心明

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 瑋 王 震 王小婷 王國良 李 梅 李士彪

李玉清 何 永 宋開玉 苗 菁 林日波 郝潤華

姜 濤 姜小青 馬慶洲 秦躍宇 高海安 陳元峰

黃懷信 張 兵 張曉生 單承彬 蔡先金 漆永祥

鄧駿捷 蘭 翠 竇秀豔

審稿專家：周立昇 鄭慶篤 王洲明 吳慶峰 林開甲 張崇琛

唐子恒 徐有富 晁岳佩

執行主編：王承略 聶濟冬

執行編纂(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成厚 王 娜 尹思琦 曲娟娟 李 兵 宋恩來

苗 露 柏 雲 柳湘瑜 張雨霏 賈 兵 蘇運蕾

編 務:張 櫻 劉 端 孫紅苑 沈 虎

本書審稿專家:吳慶峰 周立昇

《子海精華編》出版說明

“子海”，即“子書淵海”的簡稱。“《子海》整理與研究”課題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該課題分《珍本編》、《精華編》、《研究編》、《翻譯編》四個版塊，力圖把子部珍稀文獻、精華文獻進行深層次的整理、研究和譯介，挖掘子部文獻的價值，促進子學研究的發展。

山東大學向來以文史見長。古籍整理與子學研究，是其中的傳統研究方向。“《子海》整理與研究”，是在山東大學前輩學者高亨先生積 30 年之力陸續做成的《先秦諸子研究文獻目錄》的基礎上，由已故著名古籍整理與研究專家董治安先生參與策劃、設計的大型綜合研究課題。課題立項後，得到了中宣部、教育部、財政部、山東省政府和山東大學的大力支持，學界同仁踴躍參與。《精華編》的整理研究團隊近 200 人，來自海內外 48 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在組織管理上，《精華編》努力探索傳統文化研究協同創新的新體制、新機制，現已呈現出活力和實效。

華夏文明是由多元文化構築而成的。中國古代子部典籍，以歷代士人個性化作品的形式，系統性地展示了華夏民族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立體性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其中，無論是宏篇大論，還是叢殘小語，都激蕩

著歷史的聲音，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構成中國古代思想、藝術、科技和生活方式的主體內容。《精華編》通過對子部最優秀的典籍的整理，一方面擷英取粹，為華夏文明的傳播提供可靠的資源和文本；另一方面以古鑒今，為當下社會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撐。並希望進而梳理中華傳統文化的多元結構，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貫文脈。

根據漢代以後子學發展和子部典籍的實際情況，參照官私目錄的分類與著錄，《精華編》選取先秦諸子、儒學、兵家、法家、農家、醫家、曆算、術數、藝術、雜家、小說家、譜錄、釋道、類書等十四個類目的要籍幾百種，編為目錄，作為整理的依據，而在成果展現上則不出現具體的類目。為統一體例，便於工作，《精華編》編有詳細的《整理細則》，並有簡明的《整理要則》，供整理者遵循使用。

《精華編》整理原則是，對每種子書的整理，突出學術性、資料性和創新性，力求吸納已有的整理成果，推出更具參考價值、更方便閱讀的整理文本。所採用的整理方式，大體有三種：一、部頭較大且前人未曾整理者，採用標點、校勘的方式整理；二、前人曾經標點、校勘者，或採用抽換更好或別具學術特色底本的方式整理，或採用集校、集注的方式整理，或採用校箋、疏證的方式整理，或綜合使用以上方式；三、前人已有較好的注本者，則採用集注、彙評、補正等方式整理。

《精華編》採用五次校審、遞進推動的管理程式，即：一、初校全稿。子海編纂中心組織碩、博研究生，修改文稿錯別字，規範異體字，調整格式，發現並標明校點中的不妥之處。二、初審文稿。子海編纂中心的編纂人員根據情況，解決初校時發現的問題，並判斷書稿的整體質量。三、匿名評審。

聘請資深教授通審全稿，全面進行學術把關，消滅硬傷，寫出審稿意見。四、修改文稿。子海編纂中心及時把專家審稿意見反饋給整理者。整理者根據審稿意見修改，做出新文稿。五、終審文稿。待新文稿返回子海編纂中心後，總編纂作最後的學術質量把關。五步程序完成後，將文稿交付出版社。

五次校審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學術質量，提高整理水平，減少錯訛硬傷。但校書如掃塵埃落葉，隨掃隨有，《精華編》雖經多道程序嚴加把關，仍難免有錯，懇請方家不吝指教。子海編纂中心將及時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把工作做得更好，以實現課題設計的初衷。

目 錄

整理說明	1
序	1
老子道經 河上公章句第一	1
體道第一	1
養身第二	2
安民第三	2
無源第四	3
虛用第五	4
成象第六	4
韜光第七	5
易性第八	5
運夷第九	6
能爲第十	6
無用第十一	8
檢欲第十二	8
厭恥第十三	9
贊玄第十四	10
顯德第十五	11

歸根第十六	12
河上公章句第二	14
淳風第十七	14
俗薄第十八	14
還淳第十九	15
異俗第二十	16
虚心第二十一	17
益謙第二十二	18
虛無第二十三	18
苦恩第二十四	19
象元第二十五	20
重德第二十六	21
巧用第二十七	22
反朴第二十八	23
無爲第二十九	24
儉武第三十	25
偃武第三十一	25
聖德第三十二	26
辯德第三十三	27
任成第三十四	27
仁德第三十五	28
用微明第三十六	29
爲政第三十七	29
老子德經下 河上公章句第三	30
論德第三十八	30
法本第三十九	31

去用第四十	32
同異第四十一	33
道化第四十二	33
遍用第四十三	34
立戒第四十四	35
洪德第四十五	35
儉欲第四十六	36
鑒遠第四十七	36
忘知第四十八	37
任德第四十九	37
貴生第五十	38
養德第五十一	39
歸元第五十二	39
益證第五十三	40
修觀第五十四	40
玄符第五十五	41
玄德第五十六	42
淳風第五十七	43
順化第五十八	44
守道第五十九	45
河上公章句第四	46
居位第六十	46
謙德第六十一	46
爲道第六十二	47
恩始第六十三	48
守微第六十四	48

淳德第六十五	50
後己第六十六	50
三寶第六十七	51
配天第六十八	52
玄用第六十九	53
知難第七十	53
知病第七十一	54
愛己第七十二	54
任爲第七十三	55
制惑第七十四	55
食損第七十五	56
戒強第七十六	56
天道第七十七	57
任信第七十八	58
任契第七十九	58
獨立第八十	59
顯質第八十一	59

老子道德經

河上公 章句
唐子恒 點校

目 錄

整理說明	1
序	1
老子道經 河上公章句第一	1
體道第一	1
養身第二	2
安民第三	2
無源第四	3
虛用第五	4
成象第六	4
韜光第七	5
易性第八	5
運夷第九	6
能爲第十	6
無用第十一	8
檢欲第十二	8
厭恥第十三	9
贊玄第十四	10
顯德第十五	11

歸根第十六	12
河上公章句第二	14
淳風第十七	14
俗薄第十八	14
還淳第十九	15
異俗第二十	16
虛心第二十一	17
益謙第二十二	18
虛無第二十三	18
苦恩第二十四	19
象元第二十五	20
重德第二十六	21
巧用第二十七	22
反朴第二十八	23
無爲第二十九	24
儉武第三十	25
偃武第三十一	25
聖德第三十二	26
辯德第三十三	27
任成第三十四	27
仁德第三十五	28
用微明第三十六	29
爲政第三十七	29
老子德經下 河上公章句第三	30
論德第三十八	30
法本第三十九	31

去用第四十	32
同異第四十一	33
道化第四十二	33
遍用第四十三	34
立戒第四十四	35
洪德第四十五	35
儉欲第四十六	36
鑒遠第四十七	36
忘知第四十八	37
任德第四十九	37
貴生第五十	38
養德第五十一	39
歸元第五十二	39
益證第五十三	40
修觀第五十四	40
玄符第五十五	41
玄德第五十六	42
淳風第五十七	43
順化第五十八	44
守道第五十九	45
河上公章句第四	46
居位第六十	46
謙德第六十一	46
爲道第六十二	47
恩始第六十三	48
守微第六十四	48

淳德第六十五	50
後己第六十六	50
三寶第六十七	51
配天第六十八	52
玄用第六十九	53
知難第七十	53
知病第七十一	54
愛己第七十二	54
任爲第七十三	55
制惑第七十四	55
食損第七十五	56
戒強第七十六	56
天道第七十七	57
任信第七十八	58
任契第七十九	58
獨立第八十	59
顯質第八十一	59

整理說明

《老子》，又稱《道德經》，相傳為老子所著。

老子，春秋末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人，姓李，名耳，字聃，曾為周藏書室史官。孔子適周，曾問禮于老子。老子見周之衰，遂西去，至函谷關（一說散關），應關令尹喜請，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是為《道德經》。（《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老子》是先秦道家之代表著作，提出了“道”這一範疇，認為“道”無形無聲，先於天地而生，永久長存，“獨立不改”，并創生天地萬物。老子認為一切事物均有矛盾對立的兩方面，在矛盾對立的狀態下形成，且對立的兩方面在發展到極限時會相互轉化。《老子》崇尚“自然”“無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提倡“虛靜”“柔弱”。《老子》還主張“絕聖棄智”，反對法令制度和文化科技進步，希望“返本復初”，“復結繩而用之”，“小國寡民”，倒退到社會的原始狀態。

《老子》世傳注本有舊題漢河上公及魏王弼二家。1973年12月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帛書《老子》甲本、乙本，均《德經》在前，《道經》在後，字句與今本有很多出入。

“漢河上公章句”之《老子道德經》在《老子》注本中成書較早，影響較大，但河上公究竟為何許人，河上公注本究竟成

書於何時，今人仍難以確定。

《史記·樂毅列傳》：“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據此，河上丈人為黃老學宗師，應當是戰國末人，其後學蓋公為西漢初年相國曹參之師。

《太平御覽》卷五〇七《逸民部》六引魏晉時皇甫謐《高士傳》：“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專業於安期先生，為道家之宗焉。”此處提到河上丈人著《老子章句》。

《太平御覽》卷五一〇《逸民部》九引魏嵇康《高士傳》：“河上公，不知何許人也，謂之丈人。隱德無言，無德而稱焉。安丘先生等從之，修其黃老業。”據此，河上丈人即河上公。

晉葛洪《神仙傳》卷三《河上公傳》則云：河上公於漢文帝時結庵河濱，文帝曾至其庵請教《老子》義旨。“公即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且“授素書二卷與帝，曰：‘孰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是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公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混合。”此言內容多涉荒誕，且文帝之前一千七百年，其時尚在夏代，顯然為後世道家所編造，不足為據。

《老子》河上公注本在《漢書·藝文志》中未見著錄，可見西漢時尚未成書。《文選·張衡〈東京賦〉》“却走馬以糞車”，薛綜注：“《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

馬以糞。’河上公曰：‘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務農田。’”此所引與今本《老子》第四十六章及河上公注基本相合。如果薛綜此條注文可靠，則《老子》河上公注本至晚在三國初即已行於世，但不排除今見河上公章句傳本中有魏晉及以後增加的文字。

《河上公章句》自晉以後對道教影響很大，流傳很廣，版本也很多。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即有“河上本”與“河上一本”。作為傳世最早的《老子》全解本之一，該書唐以後著錄多為四卷，傳抄翻刻之本甚多。今常見者，有《四部叢刊》本、《天祿琳琅閣叢書》影宋本、明《正統道藏》本等。本書以《四部叢刊》影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老子道德經》四卷為底本，校以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道藏》所收《道德真經注》四卷（道藏本）及日本慶長頃活字本（慶長本）。

序

太極左仙公葛 玄造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氣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爲神明之宗。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爲，玄之德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甚窈窈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苞，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携契玄人。靜思期真，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氣長存。體洽道德，

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誇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爲哉？弘之由人。斯文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實之焉。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爲庵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朝直、衆官，皆令誦之。有所不解數句，時天下莫能通者。聞侍郎裴楷說河上公誦《老子》，乃遣詔使賫所不了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文帝即駕從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即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如雲之升，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虛。良久，俛而答曰：“今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乎？”帝乃悟之，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不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暗昧，多所不了，惟蒙道君弘愍，有以教之，則幽夕睹太陽之曜光。”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孰研此，則所疑自解。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文帝跪受經。言畢，失公所在。論者以爲文帝好老子大道，世人不能盡通其義，而精思遐感上徹，太上道君遣神人特下教之便去耳。恐文帝心未純信，故示神變以悟帝，意欲成其道真。時人因號曰河上公焉。

老子道經 河上公章句第一

體道第一

道可道，謂經術政教之道也。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當以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迹匿端，不可稱道。名可名，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非常名。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愛如嬰兒之未言，^①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②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爲天地本始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③如母之養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④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讚叙，明是非。常有欲以觀其徼。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徼，古吊反。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各異也。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也。同謂之玄。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

① “愛”，慶長本、道藏本并作“當”。

② “始者道本也”，慶長本作“天地始者”。

③ “熟”，慶長本、道藏本并作“就”。

④ “道”上，慶長本有“大”字。“要”下，道藏本有“妙”字。

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①得錯亂污辱則生貪淫也。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②除情去欲，^③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

養身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自揚己美使顯彰也。斯惡已；有危亡也。皆知善之爲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故有無相生，見有而爲無也。難易相成，見難而爲易也。長短相形，見短而爲長也。高下相傾，見高而爲下也。傾，去營反。音聲相和，上唱下必和也。前後相隨。上行下必隨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師導之也。萬物作焉各自動也。^④而不辭，不辭謝而逆止。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⑤功成而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夫唯弗居，夫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

安民第三

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爲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貴之以官。使民不爭；不爭功名，返自然也。不貴

① “得”上，慶長本有“夫人”二字。

② “厚薄”，慶長本作“薄厚”。

③ “去”，慶長本、道藏本無此字。

④ “動”下，慶長本、道藏本有“作”字。

⑤ “恃”，慶長本作“特”。

難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使民不爲盜；上化清靜，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不惑亂也。① 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② 虛其心，除嗜欲，去亂煩。實其腹，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弱其志，和柔謙讓，不處權也。強其骨。愛精重施，髓滿骨堅。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朴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思慮深，不輕言。夫，音符。知，音智。爲無爲，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德化厚，百姓安。

無源第四

道冲而用之，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冲，直隆反。或不盈。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淵乎似萬物之宗，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爲萬物之宗祖。挫其銳，銳，進也。人欲銳精進取功名，③ 當挫上之，法道不自也。挫，子卧反。銳，悅歲反。④ 解其紛，紛，結根也。⑤ 當念道無爲以解釋。紛，拂云反。和其光，言雖有獨見之明，當知闇昧，⑥ 不當以擢亂人也。同其塵，常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湛兮似若存。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亡。湛，直減反。吾不知誰之子，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象帝之先。道自在天帝之前。⑦ 此言道乃先天地之生也。至今在者，以能安靜湛然，不勞煩。欲使人修身法道。

① “不邪淫，不惑亂也”，慶長本、道藏本無“不惑亂”三字。

② “說聖”至“同也”十字，慶長本作“謂聖人治國猶治身也”，道藏本無“同也”二字。

③ “精”，慶長本、道藏本并作“情”。

④ “自”下，慶長本、道藏本有“見”字。

⑤ “根”，慶長本、道藏本作“恨”。

⑥ “知”，慶長本、道藏本并作“如”。

⑦ “自在”，慶長本作“似存”。

虛用第五

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萬物爲芻狗；天地生萬物，人最爲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芻，楚狗反。狗，古口反。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禮意。天地之間，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則神明居之也。其猶橐籥乎。橐籥中空虛，人能有聲氣。橐，他各反。籥，音樂。^①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言空虛無有屈竭時，動搖之益出聲氣也。愈，羊王反。多言數窮，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數，王弼注音，雙遇反。不如守中。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

成象第六

谷神不死，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是謂玄牝。言不死之有，^②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③爲形骸骨肉血脈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天地通，^④故口爲牝也。牝，頻忍反。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氣所

① “人”，慶長本、道藏本作“故”。

② “有”，慶長本、道藏本作“道”。

③ “味”，原作“性”，據道藏本改。

④ “天”，慶長本、道藏本無此字。

從往來。① 綿綿若存，鼻口呼噏喘息，②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用之不勤。用氣常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

韜光第七

天長地久。說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③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榮報，④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奪人以自與。故能長生。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是以聖人後其身先人而後己者也。而身先，天下敬之，先以為長。⑤ 外其身薄己而厚人也。而身存，百姓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非以其無私邪？聖人為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能成其私。人以為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也。

易性第八

上善若水。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水善利萬物水在天為霧露，在地為泉源也。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眾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也。惡，烏路反。故幾於道。水性幾於道同。居善地，水性善喜於地，草木之上，⑥即流而下，有似於牝動而下人也。心善淵，水深空虛，淵深清明。與善仁，⑦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盈也。言善信，水

-
- ① “通”，慶長本無此字。
 ② “噏”，慶長本、道藏本并作“吸”。
 ③ “喻”，慶長本作“論”。
 ④ “榮”，慶長本、道藏本并作“求”。
 ⑤ “長”上，慶長本有“官”字。
 ⑥ “草”上，慶長本、道藏本有“在”字。
 ⑦ “仁”，道藏本作“人”。

內影照形，不失其情也。正善治，^①无有不洗，清且平也。事善能，能方能圓，曲直隨形。動善時。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夫唯不爭，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故無尤。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

運夷第九

持而盈之，^②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治也。先揣之後必棄捐。揣，初委反。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當賑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遺，唯季反。咎，求九反。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

能為第十

載營魄，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腐人脾肺。^③ 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也。^④ 抱一，能無離。^⑤ 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平。入為心，出為行，布施為德，摠

① “正”，道藏本作“政”。

② “持”，慶長本作“恃”。

③ “脾”，慶長本、道藏本并作“肝”。

④ “得壽”，慶長本作“修德”。

⑤ “離”下，慶長本、道藏本有“乎”字。

名爲一。一之爲言志一无二也。^① 離，力智反。專氣致柔，專守精氣使不亂，^②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能櫻兒。^③ 能如櫻兒，內无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滌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淨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滌，徒歷反。能無疵。^④ 不淫邪也。淨能無疵病乎？^⑤ 疵，在斯反。愛民治國，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能無知。^⑥ 治身者，呼吸精氣，无令耳聞也；治國者，布施惠德，^⑦無令下知也。天門開闔，天門，謂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五際也。治身，^⑧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也。闔，戶腊反。能無雌。^⑨ 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⑩和而不唱。明白四達，言達明白如日月四通，^⑪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於十方，煥煥煌煌也。能無知。^⑫ 无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生之畜之，道生萬物而畜養之。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所取有。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器用。長，丁文反。是謂玄德。言道行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如道也。

① “志”，慶長本作“至”。

② “守”，慶長本無此字。

③ “櫻兒”，慶長本、道藏本并作“如嬰兒乎”。

④ “疵”下，慶長本、道藏本有“乎”字。

⑤ “淨能無疵病乎”，慶長本、道藏本無此六字。

⑥ “能無知”，慶長本“知”下有“乎”字，道藏本作“能無爲乎”。

⑦ “布施惠德”，慶長本作“布德惠施”，道藏本作“布施德惠”。

⑧ “治身”，慶長本無此二字。

⑨ “雌”下，慶長本、道藏本有“乎”字。

⑩ “國”下，慶長本有“當如”二字。

⑪ “達”，慶長本、道藏本并作“道”。

⑫ “知”下，慶長本、道藏本有“乎”字。

無用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衆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也。治國者寡能摠衆，^①弱共使強。轂，古木反。^② 當其無，有車之用。无，謂空虛。轂中空虛，車得去行。^③ 罍中空虛，人能載其上也。^④ 當，丁浪反。埴埴以爲器，埴，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飲食之器。埴，始然反。埴，市力反。當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鑿戶牖以爲室，謂作屋室。當其無，有室之用。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故有之以爲利，利，物也，利於形用，^⑤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無之以爲用。言虛空者乃可用盛受萬物，^⑥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空也。

檢欲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也。令，力征文。盲，陌庚反。五音令人耳聾，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聾，力東反。五味令人口爽，爽，亡也。^⑦ 人嗜五味於口，^⑧則口亡言失於道味也。^⑨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

① “治國”至“使強”，道藏本無此十一字，慶長本“摠”作“惣”。

② “使”，慶長本作“扶”。

③ “車得去行”，慶長本、道藏本作“輪得轉行”。

④ “能”，慶長本、道藏本作“得”。

⑤ “利物也利於形用”，慶長本作“物利於形”，道藏本“於形”作“形於”。

⑥ “萬”，慶長本無此字。

⑦ “亡”慶長本作“妄”。

⑧ “人嗜五味於口”，道藏本無“於口”二字，慶長本作“人嗜於五味”。

⑨ “亡”，慶長本作“妄”。“味”，慶長本無此字。

亡，故發狂也。騁，敕領反。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身辱也。行，下孟反。妨，音方。是以聖人爲腹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不爲目，目不妄視，妄視泄精於外。^① 故去彼取此。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性。去，羌吕反。

厭恥第十三

寵辱若驚，身寵亦驚，身辱亦驚。貴大患若身。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皆驚。何謂寵辱？問何爲寵，何爲辱。寵者，尊榮；辱者，恥辱及身。還自問者，以曉人也。辱爲下，^②辱爲下賤。得之若驚，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深危也。^③ 貴不敢驕，富不敢奢。失之若驚，失者，失寵處辱也。驚者，恐禍重來也。是謂寵辱若驚。解上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復還自問，何故畏人若身。^④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⑤ 有身，^⑥憂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也。及吾無身，吾何有患？使吾無有身體，^⑦得道自然，^⑧輕舉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⑨言人君貴其

① “妄視”，慶長本無此二字。

② “辱”上，慶長本有《老子》原文“寵爲上”三字及河上公注“寵爲尊榮也”五字。

③ “深”，慶長本、道藏本無此字。

④ “人若身”，慶長本作“大患至身”。

⑤ “爲”，慶長本作“坐”。

⑥ “有身”，慶長本無此二字。

⑦ “無有身體”，慶長本作“無身”。

⑧ “得”，慶長本、道藏本作“體”。

⑨ “可寄於天下”，慶長本作“可以寄於天下矣”。

身而賤人，^①欲爲天下主者，^②則可寄立，不可以久也。爲，去僞反。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托於天下。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爲己也，乃欲爲萬民之父母，以此得爲天下主者，^③乃可以托其身於萬民之上，長无咎也。

贊玄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無色曰夷。言一無采色，不可得視而見之。聽之不聞，名曰希；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此三者，不可致詰，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夫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也。詰，起吉反。^④故混而爲一。混，合也。故合於三名之而爲一。混，戶本反。其上不皦，言一在天上，不皦皦光明。其下不昧，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昧，梅對反。繩繩不可名，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白、黑別。非一聲也，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復歸於無物。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是謂無狀之狀，言一無形狀，而能爲萬物作形狀也。無物之象，一無物質，而爲萬物設形象也。^⑤是謂惚恍。^⑥

① “君”下，慶長本有“自”字。

② “者”，慶長本無此字。

③ “得”，慶長本、道藏本作“德”。

④ “可”下，慶長本有“強”字。

⑤ “一無”至“象也”，慶長本“一”上有“言”字，“而”下有“能”字。

⑥ “恍”，慶長本、道藏本作“恍”。

一忽忽恍恍者，^①若存若亡，不可見之也。恍，虛往反。迎之不見其首，^②一無端末，不可預待也。除情去欲，一自歸之也。隨之不見其後。言一無影迹，不可得而看。^③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聖人執守古道，生一以御物，^④知今當有一也。以知古始，^⑤是謂道紀。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綱紀也。

顯德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謂得道之君也。微妙玄通，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深不可識。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謂下句也。與兮若冬涉川，舉事輒加重慎，與與兮若冬涉川，心猶難之也。強，其文反。猶兮若畏四鄰，其進退猶猶如拘制，^⑥若人犯法，畏四鄰知之也。儼兮其若客，如客畏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儼，魚檢反。渙兮若冰之將釋，渙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日以空虛。敦兮其若朴，敦者，質厚；朴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采也。朴，普角反。曠兮其若谷，曠者，寬大；谷者，空虛。不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⑦ 渾兮其若濁。渾者，守本真；^⑧濁者，不照然也。與衆合同，不自尊。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誰也。誰能知水之濁，止而靜之，徐徐自清也。孰

① “一忽忽恍恍者”，慶長本、道藏本作“言一忽忽恍恍”。

② “迎之不見其首”，連同注文“一無”至“之也”十八字，慶長本在下句“隨之不見其後”及注文“這一無影迹不可得而看”之下。

③ “看”，慶長本作“隨也”，道藏本作“見”。

④ “生”，慶長本作“主”。

⑤ “以”，慶長本作“能”。

⑥ “如”，慶長本無此字，道藏本作“若”。

⑦ “不有”至“色也”十字，慶長本“功名”作“名功”，“包”下有“容”字。

⑧ “本”，原作“舉”，據慶長本、道藏本改。

能安以久動之徐生？^① 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保此道者不欲盈。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夫惟不盈，故能蔽不新成。^② 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蔽不為新成。蔽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③

歸根第十六

至虛極，^④得道之人，^⑤捐情去欲，五內清靜，至於虛極。守靜篤。守清靜，行篤厚。萬物並作，作，生也。萬物並生也。吾以觀其復。言吾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也，人當念重本也。夫物芸芸，芸芸者，華葉盛。各復歸其根。言萬物無不枯落，各復反其根而更生。歸根曰靜，靜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也。是謂復命。^⑥ 言安靜者，是為復還性命，使不死也。復命曰常，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知常曰明。能知道之所常行，則為明。不知常，妄作凶。^⑦ 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知常容，^⑧能知道之所常行，去情忘欲，^⑨無所不包容也。容乃公，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公乃王，公正無私，可以為天下王。治身正，則形一，神明千萬共湊己躬也。王乃天，能王，德合神明，乃與天

① “動”，慶長本無此字。

② “蔽”，慶長本、道藏本作“弊”。

③ “能守”至“功名”十九字，慶長本、道藏本二“蔽”字均作“弊”。

④ “至”，道藏本作“致”。

⑤ “得道之人”，慶長本作“道人”。道藏本“得”上有“致至也”三字。

⑥ “是謂”，慶長本、道藏本作“靜曰”。

⑦ “妄”，原誤作“萎”，據慶長本、道藏本改。

⑧ “常”下，慶長本有“曰”字。

⑨ “去情忘欲”，慶長本作“則去情欲”。道藏本作“則除情欲”。

子。① 天乃道，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道乃久，與道合同，乃能長久。沒身不殆。能公、能天、通天、合道四者純備，②道德弘遠，無殃無咎，乃與天地俱沒，不危殆也。

① “乃與天子”，慶長本作“與天通也”。道藏本“子”作“通”。

② “能天”，慶長本、道藏本作“能王”。

河上公章句第二

淳風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也。^① 其次親之譽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其次畏之，設刑法以治之。其次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信不足焉，君信不足於下，^②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猶兮其貴言。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③恐離道失自然。功成事遂，^④謂天下太平也。百姓皆謂我自然。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只自當然也。^⑤

俗薄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⑥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也。

① “朴”下，慶長本、道藏本有“淳”字。

② “下”下，慶長本、道藏本有《老子》原文“有不信焉”四字。

③ “猶”下，慶長本、道藏本復有一“猶”字。

④ “功成事遂”，慶長本作“成功遂事”。

⑤ “百姓”至“然也”十八字，慶長本無“淳”字、“只”字。“只自當”，道藏本作“己自知”。

⑥ “有”上，慶長本有“焉”字。

大道廢不用，^①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智惠出，有大偽；^②智惠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爲大偽姦詐。六親不和，有孝慈；^③六絕絕，^④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牧養也。國家昏亂，有忠臣。^⑤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匡正其君也。^⑥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人盡無欲，不知廉；各潔己，不知貞。大道之君，^⑦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時，^⑧衆星失光。

還淳第十九

絕聖絕聖制作，反初守无。五帝垂象，^⑨倉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棄智，棄智惠，反無爲。民利百倍；農事修，公無私。倍，蒲罪反。絕仁棄義，絕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華信。^⑩民復孝慈；德化淳也。絕巧棄利，絕巧者，詐僞亂真也。棄利者，塞貪路，閉權門也。盜賊無有。上化公政，下無邪私。^⑪此三者，謂上三事所棄絕也。以爲文不足。以爲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故令有所屬：當如下句。令，力征反。屬，之欲反。見素抱朴，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

① “不用”，慶長本無此二字。

② “有”上，慶長本有“焉”字。

③ “有”上，慶長本有“焉”字。

④ “六絕絕”，慶長本作“六紀廢絕”，道藏本作“六親絕”。

⑤ “有”上，慶長本有“焉”字。

⑥ “正”慶長本、道藏本作“救”。

⑦ “君”，慶長本、道藏本作“世”。

⑧ “時”，慶長本、道藏本作“明”。

⑨ “垂”，慶長本、道藏本作“畫”。

⑩ “信”，慶長本作“言”，道藏本無此字。

⑪ “政”，慶長本、道藏本并作“正”。“下”，慶長本無。“邪私”道藏本作“私邪”。

也。抱朴者，當見其篤朴以示下，故可法則。見，賢遍反。朴，普角反。少私寡欲。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

異俗第二十

絕學絕學不真，不合道文。無憂。除浮華則無憂患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唯，遺癸反。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者和譽，^①惡者諫爭，能相去何如？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謂道人也。人所畏者，^②畏不絕學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令色，殺仁賢。^③荒兮其未央哉！或言世俗人荒亂欲進學為文，^④未央止也。衆人熙熙，熙熙，淫放多情欲也。^⑤如享太牢，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如春登臺。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台觀之，意志淫淫然。^⑥我獨怕兮，其未兆。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兆也。怕，普白反。如嬰兒之未孩。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乘乘兮，^⑦若無所歸。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就。衆人皆有餘，衆人餘財以為奢，餘智以為詐。而我獨若遺。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沌沌兮，無所分別。俗人昭昭，明且達也。我獨若昏；如闇昧也。俗人察察，察察，急且疾也。我獨悶悶。悶悶，無所割截。忽兮若海，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

① “和”，慶長本、道藏本作“稱”。

② “所”上，慶長本有“人之”二字，道藏本有“人”字。

③ “殺”，慶長本作“煞”。“人賢”，道藏本作“賢人”。

④ “或”，慶長本、道藏本無此字。“為”，慶長本無此字，道藏本作“邪”。

⑤ “淫放”，慶長本無此二字。

⑥ “意志”，慶長本作“志意”。“然”，慶長本作“也”。

⑦ “乘乘”，連同此句下注文之“乘乘”，慶長本均作“備備”。

極也。漂兮若無所止。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衆人皆有以，以有爲也。而我獨頑我獨無爲。似鄙。鄙似若不逮也。^①我獨異於人，我獨與人異也。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道也。

虚心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孔，大也。有大德之人，^②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唯道是從。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道之爲物，唯恍唯忽。道之於萬物，獨恍忽往來於其無所定也。^③恍，泥往反。又，呼廣反。忽兮恍兮，其中有像；道唯忽恍無形，之中獨爲萬物法像。^④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唯恍忽，其中有一，經營主化，因氣立質。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窈，烏了反。其精甚真，言存精氣，其妙甚真，^⑤非有飾也。其中有信。道匿功藏名，^⑥其信在中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自，從也。自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以閱衆甫。閱，稟也。甫，始也。言道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我何以知從道受氣。^⑦以此。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動作起居，非道不然。^⑧

① “鄙似”，慶長本作“以鄙”。

② “有”，慶長本無此字。

③ “无所定也”，慶長本作“所也”。

④ “之中獨爲萬物法像”，慶長本“之”上有“無形”二字，“法”上有“設”字。

⑤ “存”，慶長本、道藏本作“道”。“其”，慶長本、道藏本作“神”。

⑥ “藏”，慶長本無此字。

⑦ “我何以知從道受氣”，道藏本無此八字。

⑧ “此今”至“不然”，道藏本無此二十二字。“動”上，慶長本有“人”字。

益謙第二十二

曲則全，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其身也。^① 枉則直，枉屈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窪則盈，地窪下，水流之；人則下，^②德歸之也。窪，鳥瓜也。敝則新，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少則得，自受取少，^③則得多也。天道祐謙，神明托虛。多則惑。財多者，惑於所守；^④學多者，惑於所聞。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抱，守；法，式也。^⑤ 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也。不自見，故明，聖人不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也，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以爲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不自伐，故有功，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不自矜，故長。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久不危。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⑥ 誠全而歸之。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其飢體，^⑦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

虛無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希言者，是愛言也。^⑧ 愛言者，自然之道。飄風不

① “其身”，慶長本無此二字。

② “則”，慶長本、道藏本作“謙”。

③ “受取”，慶長本作“得”。道藏本無“取”字。

④ “所守”，慶長本作“守身”。

⑤ “法式也”，慶長本、道藏本并作“式法也”。

⑥ “妄”，慶長本作“空”，道藏本無此字。

⑦ “實其飢體”，慶長本作“實全其肌體”。道藏本“飢”作“肌”。

⑧ “希言者是愛言也”，慶長本、道藏本作“希言謂愛言也”。

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驟，狀救反。孰爲此者？天地。孰，誰也。誰爲此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爲。天地尚不能久，不終於朝暮也。^①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爲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何況人欲爲暴卒乎！故從事於道者，從，爲也。人爲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道者同於道，道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者，所謂與道同。^②德者同於德，德^③，謂好德人也。同於德者，所謂與德同也^④。失者同於失。失，^⑤謂任己失人也。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也。^⑥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也。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也。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⑦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也。信不足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足也。^⑧有不信焉。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類也。^⑨

苦恩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跨者不行，自以爲貴而跨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跨，苦化

① “終於朝暮”，道藏本作“能終朝至夕”。

② “所謂”，慶長本、道藏本作“所爲”。

③ “德”下，慶長本、道藏本有“者”字。

④ “所謂”，慶長本、道藏本作“所爲”。

⑤ “失”下，慶長本有“者”字。

⑥ “所謂”，慶長本、道藏本作“所爲”。

⑦ “失之”，連同本句下注文中“失之”，慶長本均作“得之”。道藏本《老子》原文“失之”作“得之”，無此句下注文“與夫”至“之也”十字。

⑧ “足”，慶長本、道藏本作“信”。

⑨ “自然之類”，慶長本無此四字。道藏本“類”作“數”。

反。自見者不明，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所行以為應道，殊不自知其形醜、操行之鄙。自是者不彰，自以為是而非人，衆共蔽之，使不得彰明。自伐者無功，所謂輒自伐取其功美，^①即失有功於人也。自矜者不長。好自矜大者，不可以長久。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②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曰然斂，^③餘祿食，為貪行。贅，專稅反。行，下孟反。物或惡之。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惡地。^④惡，烏路反。故有道者不處也。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象元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謂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混，胡本反。先，悉薦反。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周行而不殆，道通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托陰不腐，無不貫穿，不危殆。殆，田賴反。可以為天下母。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⑤我不見道形容，^⑥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也。強為之名曰大。不知其名，強曰大者，^⑦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強，其文反。大曰逝，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逝曰遠，言遠者，窮乎無

① “所謂”，慶長本、道藏本作“所為”。

② “曰”，慶長本作“日”。

③ “曰然”，慶長本、道藏本作“日賦”。整理者按：“日賦”於義更勝。

④ “地”，慶長本作“之也”。道藏本作“之”。

⑤ “字”上，慶長本有“故”字。

⑥ “見道形容”，慶長本作“知道之形容”。

⑦ “不知其名強曰大者”，慶長本作“不知其名之強曰大大者”。

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也。遠曰反。言其遠，不越絕，乃復在人身也。①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大者，包羅諸天地無所不容也。② 天大者，無所不蓋也。地大者，無所不載也。王大者，無所不制也。域中有四大，四大，道、天、地、王也。凡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爲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也。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③ 而王居其一焉。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不怨也，有功而不制也。④ 地法天，天湛泊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天法道，道清靜不言，⑤ 陰行精氣，萬物自成也。道法自然。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重德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也。輕，起攻反。靜爲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夭虧也。是以聖人終日行，⑥ 不離輜重。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離，音利。輜，側基反。重，直用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榮觀，謂宮闈。燕處，後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

① “復”下，慶長本、道藏本有“反”字。

② “包羅”至“容也”十字，慶長本作“無不容也”。

③ “四大道”至“者也”七十八字，慶長本、道藏本無。按：此七十八字當爲王弼注文，慶長、道藏本是。

④ “制”，慶長本作“宣”，道藏本作“置”。

⑤ “道”慶長本作“天當法道以”。

⑥ “聖人”，連同本句下注文中只“聖人”，慶長本均作“君子”。道藏本注文中“聖人”作“君子”。

時主傷痛之辭^①。萬乘之主，謂王。乘，繩證反。^② 而以身輕天下？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奢恣輕淫也。輕則失臣，王者輕滔，^③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巧用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④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行，下孟反。善言無瑕譎；^⑤善言，^⑥謂擇言而出，則無瑕疵譎過於天下。譎，直華反。善計不用籌策，善以道計事者，則守一不移，所計不多，則不用籌策而可知也。籌，直由反。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⑦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鍵可得開。捷，其偃反。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⑧ 善以道結事者，乃可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在命。^⑨ 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是謂襲明。聖人善救人物，謂襲明，大道也。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人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用也。人行不

① “辭”，慶長本作“也”。

② “萬乘之主謂王”，道藏本無此六字。

③ “滔”，慶長本、道藏本作“淫”。

④ “行”下，慶長本、道藏本有“者”字。

⑤ “言”下，慶長本有“者”字。

⑥ “言”下，慶長本有“者”字。

⑦ “閉”下，慶長本、道藏本有“者”字。

⑧ “結”下，慶長本、道藏本并有“者”字。

⑨ “在”，慶長本、道藏本作“性”。

善，聖人猶教導使爲善，^①得以給用也。不貴其師，獨無輔也。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爲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

反朴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知自尊顯，^②當復守之以卑微，去之強梁，^③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谿也。谿，苦奚反。爲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復離於己。復歸於嬰兒。^④常復歸志於嬰兒，^⑤蠢然而無所知也。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⑥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爲天下法式，則得常在。^⑦爲天下式，常德不忒，^⑧人能爲天下法，^⑨則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復歸於無極。德不差忒，^⑩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污濁。知己之有榮貴，^⑪當守之以污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

① “人行”至“爲善”，慶長本“不善”下有“者”字，“猶”作“獨”。道藏本無“聖人”二字。

② “知自”，慶長本、道藏本作“自知其”。

③ “去”下，慶長本有“雄”字，道藏本有“其雄”二字。

④ “嬰”連同下句注文中之“嬰”，慶長本、道藏本均作“嬰”。

⑤ “常復”，慶長本、道藏本作“復當”。

⑥ “白”，慶長本、道藏本作“達”。

⑦ “則得常在”，慶長本無此四字。

⑧ “忒”，慶長本作“惑”。

⑨ “法”下，慶長本、道藏本有“式”字。

⑩ “忒”，慶長本作“惑”。

⑪ “知”上，慶長本有“人能”二字。

也。爲天下谷，常德乃足，足，止也。人能爲天下谷，德乃止於己。^①復歸於朴。復當歸身於質朴，不復爲文飾。朴散則爲器，萬物之朴散則爲器用也。若道散則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也。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聖人升用，則爲百官之元長也。故大制不割。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天道制情欲，^②不害精神也。

無爲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欲爲天下主也。而爲之，欲以有爲治民。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治。爲者敗之，^③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性。執者失之。強執教之，人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僞也。^④故物或行或隨，上所行，下必隨之也。或响或吹，响，温也；吹，寒也。有所温，必有所寒也。响，音虛。或強或羸，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也。或載或隳。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隳，許規反。明人君不可以有爲治國與治身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去，羌呂反，下同。

① “乃”下，慶長本有“常”字。

② “天道”，慶長本、道藏本并作“大道”。

③ “者”下，慶長本有“則”字。

④ “人則”至“僞也”十一字，慶長本無“人”、“於”二字。道藏本無“其”字，“情”作“精”。

儉武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不以兵強天下。^①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任德，敵人自服。其事好還，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農事廢，田不修。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惡氣，即害五穀。五穀盡，傷人也。善者果而已，善兵者當果敢。^②而已，不休。不敢以取強。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也。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乃自伐取其美也。^③果而勿驕，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人。果而不得已，當果敢至誠，不當迫不得已也。果而勿強。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以侵凌人也。^④物壯則老，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也。言強者不可以壯。^⑤是謂不道，枯老者坐不行道也。不道早已。不行道者早死。

偃武第三十一

夫佳兵，^⑥不祥之器，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之。物或惡之，^⑦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有道之人，不處其國。君子居則貴左，貴柔弱也。用兵則貴右。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也。

① “強”下，慶長本、道藏本有“於”字。

② “善兵”，慶長本作“行善”。道藏本作“善用兵”。

③ “乃”，慶長本、道藏本作“勿”。

④ “果敢”至“人也”，慶長本無“為”字、下“以”字。

⑤ “壯”，慶長本、道藏本作“久也”。

⑥ “佳兵”，慶長本作“飭兵者”。

⑦ “或”，慶長本作“有”。

兵者，^①不祥之器，兵革者，不善之器也。^② 非君子之器，非君子所貴重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謂遭衰逆亂，^③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自守。恬惓爲上。^④ 不貪土地，利人財寶。勝而不美，雖得勝，而不以爲利己也。^⑤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美得勝者，是爲喜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爲人君而樂殺人，^⑥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爲人主必專制人命，妄行刑誅。吉事尚左，左，生位也。凶事尚右。陰道殺人。偏將軍居左，偏將軍卑而居陽者，^⑦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居右，上將軍尊而居右者，言其主殺也。^⑧ 言以喪禮處之。上將軍於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⑨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戰勝以喪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⑩

聖德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道，能陰能陽，能施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也。朴雖小，天下不敢臣。道朴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侯王若能守道無爲，萬物將自賓服，

① “兵”上，慶長本有“故”字。

② “善”下，慶長本有“人”字。道藏本無“兵戈者不善之器也”八字。

③ “逆”，慶長本、道藏本作“逢”。

④ “惓”，慶長本作“愴”。道藏本作“淡”。

⑤ “而”，慶長本無此字。“己”，慶長本作“美”。

⑥ “爲人君而樂殺人”，慶長本作“樂教人者”。

⑦ “陽”，慶長本作“左”。“者”，道藏本作“位”，無下“以其不專殺也”六字。

⑧ “言”，慶長本、道藏本作“以”。

⑨ “以”上，道藏本有“多”字。

⑩ “知後”至“痛之”，慶長本無此十一字。

從於德也。^①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合，天即下甘露善瑞也。民莫之令而自均。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始制有名，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也。名亦既有，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毀辱也。天亦將知之，人能去道行德，^②天亦將自知之。知之，所以不殆。天知之，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言言道之在天下，^③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也。

辯德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能知人好惡，是為智。自知者明。人能自知賢不肖，是為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勝人者有力，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④ 自勝者強。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為強。知足者富，人能知足之為足，^⑤則長保福祿，故為富也。強行者有志。人能強力行善，則為有意於道，道亦有意於人。不失其所者久，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以久。死而不亡者壽。^⑥ 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

任成第三十四

大道汜兮，言道汜汜，^⑦若浮若沉，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

① “德”下，慶長本、道藏本有“化”字。

② “去”，慶長本、道藏本作“法”。

③ “言言”，慶長本作“譬言”，道藏本無此二字。

④ “威”，慶長本作“盛”。

⑤ “之為足”，慶長本、道藏本無此三字。

⑥ “亡”，慶長本作“妄”。

⑦ “言”下，慶長本有“大”字。

殊。其可左右。道可左右，^①无所不宜。萬物恃之而生，恃，待也。萬物皆恃道而生。^②而不辭，道不辭謝而逆止也。功成不名有。有道，不名其有功也。^③愛養萬物而不爲主，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放取。^④常無欲可名於小；道匿德藏名，恒然無爲，似若微小也。萬物歸焉而不爲主，萬物皆歸道受氣，道非如人主有所禁止也。可名爲大。萬物橫來橫去，使名自在，故不若於大也。^⑤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聖人法道，匿德藏名，不爲滿大。故能成其大。聖人以身師導，不言而化，萬事修治，故能成其大。

仁德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也。治身則天降神明往來於己也。往而不害，安平太。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安家寧而致太平矣。^⑥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也。^⑦樂與餌，過客止。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道出入於口，淡淡非如五味有酸、鹹、苦、甘、辛也。視之不足見，足，德也。^⑧道無形，非若五色有青、黃、赤、白、黑，可得見也。聽之不足聞，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也。用之不可既。用道治國，則國安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時也。

① “左”下，慶長本、道藏本有“可”字。

② “恃道”，慶長本、道藏本作“待道”。

③ “有道不名其功也”，慶長本作“道不名有其功也”。

④ “放”，慶長本、道藏本作“收”。

⑤ “使名”至“大也”，慶長本、道藏本“名”作“各”，“不若”作“可名”。

⑥ “國安家寧”，慶長本、道藏本作“國家安寧”。“致”，慶長本無此字。

⑦ “則身安”，慶長本作“身體安”，道藏本作“則身體安”。

⑧ “德”，慶長本、道藏本作“得”。

用微明第三十六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將使弱之，必固強之；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患。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危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是謂微明。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柔弱勝剛強。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魚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爲去剛得柔，不可復制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

爲政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道以無爲爲常也。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若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吾，身也。無名之朴，道也。萬物以化效於己也。^① 復欲作巧僞者，^② 侯王當身鎮撫以道德。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改，當以清靜導化之也。天下將自定。^③ 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定也。^④

① “以”，慶長本作“已”。“於”、“也”，慶長本無此二字。

② “復”上，慶長本有“效己”二字。

③ “定”，慶長本、道藏本作“正”。

④ “定”上，慶長本有“安”字。

老子德經下 河上公章句第三

論德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是以無德。以有名號及其身故。上德無爲，謂法道安靜，無所改爲也。而無以爲；言無以名號爲。下德爲之，言爲教令，施政事也。而有以爲。言以爲己取名號也。上仁爲之，上仁，謂行仁之君，其仁爲上，^①故言上仁也。爲之者，爲仁恩。而無以爲；功成事立，無以執爲。^②上義爲之，爲義以斷割也。而有以爲。動作以爲己，殺人以成威，賦下以自奉也。上禮爲之，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故言上禮爲之者，^③言爲禮制度序威儀。而莫之應，言禮華盛實衰，飭僞煩多，動則離道，不可應也。則攘臂而仍之。言煩多不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故失道而後德，言道衰而德化生也。失德而後仁，言德衰而仁愛見也。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分義明也。^④失

① “爲”，慶長本、道藏本作“無”。

② “無以執爲”，慶長本作“無執爲也”。

③ “故言上禮”，慶長本無此四字。

④ “分義”，慶長本、道藏本作“義分”。

義而後禮。言義衰則施禮聘，行玉帛。夫禮者，忠信之薄，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而亂之首。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前識者道之華，不知而言知爲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①而愚之始。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倡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②處其厚者，處身於敦朴。不居其薄；不處身違道，爲世煩亂也。處其實，處忠信也。不居其華。^③不尚言也。故去彼取此。去彼華薄，取此厚實。^④

法本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一，無爲，^⑤道之子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神得一以靈，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谷得一以盈，言谷得一，故能盈滿而不絕也。萬物得一以生，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侯王得一以天下爲正。^⑥言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其致之，致，誠也。謂下五事也。天無以清，將恐裂；言天當有陰陽、施張，^⑦晝夜更用，^⑧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當有高下、剛柔、氣節、五行，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爲地。神無以靈，將恐歇；言神當有王、相、囚、死、休、廢，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爲神也。谷無以盈，將恐竭；言谷當有盈縮、虛實，

① “華”下，慶長本有“者也”二字。

② “得道”，慶長本作“道德”。

③ “居”，慶長本作“處”。

④ “厚實”，慶長本作“淳厚”，道藏本作“實厚”。

⑤ “無爲”，慶長本作“無也”。

⑥ “以天下爲正”，慶長本作“爲天下正”，道藏本作“以爲天下正”。

⑦ “施”，慶長本作“弛”。

⑧ “用”下，慶長本有“事”字。

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萬物無以生，將恐滅；言萬物當隨時生死，不可但欲生無已時，^①將恐滅亡，不爲物也。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言侯王當屈己以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高於人，^②將恐顛蹶，失其位也。故貴以賤爲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躬稼，^③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高必以下爲基。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爲本基，猶築牆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如車穀爲衆輻所湊。此非以賤爲本耶？言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爲本乎？以曉人。非乎？嗟歎之辭。故致數車無車，致，就也。^④言人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穀，爲衡，爲輿，無有名爲車者，故成爲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碌碌，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爲人所貴，如石爲人所賤，當處其中也。

去用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反，本也。本者，道所以動，動生萬物，^⑤背之則亡也。弱者道之用。柔弱者，道之所常用，^⑥故能長久。天下萬物生於有，萬物皆從天地生，^⑦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有生於無。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无。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也。

① “生”上，慶長本有“常”字。

② “高”，慶長本作“高貴”，道藏本作“貴高”。

③ “稼”，慶長本作“耕”。

④ “致就也”，慶長本無此三字。

⑤ “本者”至“萬物”，慶長本作“道之所以動生萬物”。

⑥ “所”下，慶長本有“以”字。

⑦ “萬”上，慶長本有“天下”二字。

同異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中士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復亡之也。下士聞道，大笑之。下士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名爲道。故建言有之：①建，設也。設言以有道，②當如下句。明道若昧，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昧，梅對反。進道若退，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夷道若類，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也。上德若谷，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大白若辱，大潔白之人若污辱，不自彰顯。廣德若不足，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須不足也。③建德若偷，④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質真若渝，⑤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大方無隅，大方正之人，无委曲廉隅。大器晚成，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也。大音希聲，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大象無形，大法象之人，質朴無形容。道隱無名。道潛隱，使人無无能指名也。夫唯道，善貸且成。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

道化第四十二

道生一，道始所生者。⑥ 一生二，一生陰與陽也。二生三，陰

① “故”，慶長本、道藏本無此字。

② “以”，慶長本作“已”。

③ “愚須”，慶長本作“愚頑”，道藏本作“頑愚”。

④ “偷”，連同下句注文中之“偷”，慶長本均作“掄”。

⑤ “真”，慶長本作“直”。

⑥ “者”下，慶長本、道藏本有“一也”二字。

陽生和、氣、濁三氣，^①分爲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共生萬物也。^②天施地化，人長養之也。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无不負陰而向陽，迴心而就日。^③冲氣以爲和。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爲稱者，處謙卑，法虛空和柔。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推之必還。^④或益之而損。夫增高者崩，^⑤貪富者致患。人之所教，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爲強，去柔爲剛。我亦教之：^⑥言我教衆人，使去強爲弱，去剛爲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強梁，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爲天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死也。吾將以爲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爲教戒之始也。

通用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至堅，金石。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無有人無間，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群生也。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吾見道無爲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於人也。不言之教，法道不言，師之以身。無爲之益，法道無爲，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也。

① “和氣濁”，慶長本作“和清濁”，道藏本作“和氣清濁”。

② “地”下，慶長本、道藏本有“人”字。

③ 下“而”，慶長本作“始”。

④ “推之”，慶長本作“推讓”。

⑤ “崩”上，慶長本有“速”字。

⑥ “教之”，慶長本作“教人”。

天下希及之。天下，人主也。希能有及道無爲之治身治國也。^①

立戒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名遂則身退也。身與貨孰多？財多則害身也。得與亡孰病？好得利，則病於行也。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多藏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冢探柩之患。^②知足不辱，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知止不殆，知可止則財利不累身，聲色不亂於耳目，則身不危殆也。^③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可長久。

洪德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无弊盡時。大盈若冲，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冲者，貴不敢驕也，富不敢奢也。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是，則无窮盡時也。大直若屈，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屈，丘勿反。大巧若拙，大巧，謂多才術也。如拙者，亦不敢見其能。大辯若訥。大辯者，智無疑。如訥者，口無辭。躁勝寒，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大，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躁，則到反。靜勝熱。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

① “之治”下，慶長本有“無爲之治治”五字。“無爲之”，道藏本作“之無爲無爲之治”。

② “掘冢探柩”，慶長本作“發掘”。道藏本作“掘發”。

③ “知可”至“殆也”，慶長本“財”上有“止”字，“身不”上有“終”字。道藏本“止則”下有“須止乃”三字，“身不”上有“終”。

下，極則熱，熱者，生之源。清靜為天下正。能清靜，則為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

儉欲第四十六^①

天下有道，謂人主有道也。卻走馬以糞。糞者，糞田也。^② 兵甲不用，卻走馬治農田，治身者卻陽精以糞其身。糞，弗問反。天下無道，謂人主無道也。戎馬生於郊。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罪莫大於可欲，好淫色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富貴不能自禁止也。咎莫大於欲得。欲得人物，利且貪也。故知足之足，守真根也。常足。无欲心也。

鑒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③ 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不窺牖，見天道。^④ 天道與人道同，大人相通^⑤，精氣相貫。人君清淨，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窺，起規反。牖，音西。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見益少也。^⑥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地，以心知之。不見而名，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知大，察內知外。無為而成。^⑦ 上

① “欲”，慶長本作“慾”。

② “糞田”，慶長本作“治田”。

③ “戶”下，慶長本、道藏本有“以”字。

④ “牖”下，慶長本有“以”字。

⑤ “大人”，慶長本、道藏本作“天人”。

⑥ “見”，慶長本作“知”。

⑦ “無”，慶長本、道藏本作“不”。

無所爲，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就也。

忘知第四十八^①

爲學日益，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爲道日損。道，謂自然之道也。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損之又損，^②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③以至於無爲。當恬惓如嬰兒，^④無所造爲。無爲而無不爲。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煩勞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任德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无心。以百姓心爲心。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善也。德善。百姓德化，聖人爲善。信者吾信之，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德信。百姓德化，聖人爲信。聖人在天下，^⑤怵怵，^⑥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怖，富貴不敢驕奢。爲天下渾其心，言聖人爲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也。

① “忘”，慶長本作“亡”。

② “又損”下，慶長本有“之”字。

③ “去”下，慶長本、道藏本有“之也”二字。

④ “惓”，慶長本無此字，道藏本作“淡”。

⑤ “聖人”上，慶長本有“故”字。

⑥ “怵怵”下，慶長本有“焉”字。

百姓皆注其耳目，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視聽也。聖人皆孩之。聖人愛念百姓如孩嬰赤子，^①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

貴生第五十

出生入死。出生，謂情欲出无内，^②魂定魄靜，故生也。入死，謂情欲入於胸臆，精神勞惑，故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言死生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鼻，^③口不妄言味，^④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神不妄施，其死也及是也。^⑤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⑥人之求生動作反之十三，死也。^⑦夫何故？問何故動之死地也。以其生生之厚。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蓋聞善攝生者，攝，養也。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干也。入軍不避甲兵；^⑧不好戰以殺人。^⑨兕無投其角，虎無所措爪，^⑩兵無所容其刃。養生之人，虎兕無由傷，兵刃無從加之也。夫何故？問虎兕兵甲何故不害之。以其無死地。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⑪言神明營護之，此物不敢害。^⑫

① “孩嬰”，慶長本作“孩育”，道藏本作“嬰孩”。

② “无”，慶長本、道藏本作“五”。

③ “香鼻”，慶長本作“臭”，道藏本作“香臭”。

④ “味”，慶長本無此字。

⑤ “及”，慶長本、道藏本作“反”。

⑥ “動”下，慶長本有“皆”字。

⑦ “死”下，慶長本、道藏本有“地”字。

⑧ “避”，慶長本、道藏本作“被”。

⑨ “殺”，慶長本作“煞”。

⑩ “兕無”至“措爪”，慶長本、道藏本“投”上有“所”字，“措”下有“其”字。

⑪ “犯”下，慶長本有“上”字。

⑫ “害”，慶長本有“人也”二字。

養德第五十一

道生之，道生萬物。德畜之，德，一也。一主布氣而畜養。物形之，一為萬物設形象也。勢成之。一為萬物作寒暑之勢以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德所為，無不盡驚動而尊敬。^①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孰之，養之覆之。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復長養成熟覆育，全於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是也。生而不有，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為利也。^② 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利也。^③ 是謂玄德。道之所行恩德玄闇，不可得見。

歸元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始，有道也。^④ 以為天下母。道為天下萬物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⑤子，一也。既知道已，當復知一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已知一，當復守道，反無為。沒身不殆。不危殆也。塞其兌，兌，目也。目不妄視也。閉其門，門，口也。使口不妄言。^⑥ 終身不勤。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苦。開其兌，開目視情欲也。濟其事，濟，益也。益情欲之事。終身不救。禍亂成也。見小曰明，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明。守柔曰

① “敬”下，慶長本有“之也”二字。

② “所”，慶長本無此字。“也”，道藏本作“用”。

③ “割”，道藏本作“害”。“利”下，慶長本有“用”字。

④ “有”，慶長本無此字。道藏本作“者”。

⑤ “復”，慶長本作“又以”。

⑥ “言”，慶長本作“說是非”。

強。守柔弱，日以強大也。用其光，^①用其目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復歸其明，復當反其光明於內，^②無使精神泄也。^③無遺身殃，內視存神，不為漏失。是謂習常。人能行此，是謂習修常道。

益證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此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躬無為之化。唯施是畏。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為失道意。欲賞善，恐偽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大道甚夷，夷，平易也。而民好徑。徑，邪不平正也。大道世平易，^④而民好從邪徑也。^⑤朝甚除，高臺榭宮室修。田甚蕪，農事廢，不耕治。^⑥倉甚虛；五穀傷害，國無儲也。服文綵，好飾偽，貴內華。^⑦帶利劍，尚剛強，武且奢。厭飲食，財貨有餘，多嗜欲，無足時。是謂盜夸。百姓而君有餘者，^⑧是由劫盜以為服飾，^⑨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也。非道哉！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復言也哉者，痛傷之辭。

修觀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

① “用”上，慶長本有“目”字。

② “當”，慶長本、道藏本無此字。

③ “泄”，慶長本作“洩外”。

④ “世”，慶長本、道藏本作“甚”。

⑤ “徑”下，慶長本有“不平正”三字。

⑥ “治”下，慶長本有“失時也”三字。

⑦ “內”，慶長本、道藏本作“外”。

⑧ “百姓”下，慶長本、道藏本有“不足”二字。

⑨ “由”，慶長本作“猶”。

善抱者不脫，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脫。子孫祭祀不輟。爲人子孫能修道如是，長生不死，世世以久，祭祀先祖宗廟，無絕時。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爲真人。修之於家，其德有餘；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小，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豐厚也。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普傳。^① 故以身觀身，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② 孰亡孰存也。以家觀家，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以鄉觀鄉，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以國觀國，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也。以天下觀天下。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何以知天下之然哉？^③ 以此。老子言：吾何知天下修道者昌，^④ 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也。^⑤

玄符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謂含懷道德之厚也。比於赤子。^⑥ 神明保佑含德之人，若父母之於赤子也。毒蟲不螫，蜂蠆蛇虺不螫。猛獸不據，獫

① “傳”，慶長本、道藏本作“博”。

② “不修道之身”，慶長本“身”作“人”。

③ “何”上，慶長本、道藏本有“吾”字。

④ “何”下，慶長本、道藏本有“以”字。

⑤ “五事”，慶長本無此二字。

⑥ “比”下，慶長本有“之”字。

鳥不搏。① 赤子不害於物，②物亦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仁心。③ 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獲，居縛反。搏，音博。骨弱筋柔而握固。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心不移也。④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終日號而不啞，和之至也。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氣多之所致。知和曰常，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為知道之常也。知常曰明。⑤ 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玄妙也。益生日祥，⑥祥，長也。⑦ 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大。心使氣日強。心當專一和柔而氣實內，故形柔；而反使妄有所為，和氣去於中，故形體日以剛強也。物壯將老，萬物壯極則枯老也。謂之不道，老不得道。不道早已。不得道者早已死也。⑧

玄德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知者貴行不貴言也。言者不知。駟不及舌，多言多患。塞其兌，閉其門，塞門之者，⑨欲絕其源。挫其銳，情欲有所銳為，當念道無為以挫止之。解其紛，紛，結恨不休。當念道無為以挫止

① “獲”，慶長本、道藏本作“攫”。

② “赤子”，原作“赤鳥”，據慶長本、道藏本改。

③ “賤”下，慶長本、道藏本有“皆有”二字。

④ “意”下，慶長本、道藏本有“專”字。

⑤ “曰”，慶長本作“日”。

⑥ “日”，慶長本作“曰”。

⑦ “長”，道藏本作“道”。

⑧ 《老子》原文“物壯”至“早已”十二字，連同各句下河上公注，道藏本在《玄德第五十六》章“知者不言”上。

⑨ “門”，慶長本、道藏本并作“閉”。

之。① 和其光，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曜亂。② 同其塵，不當自別殊也。是謂玄同。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故不可得而親，不以榮譽為樂，獨立為哀。③ 亦不可得而疏；志靜無故，④與人無怨。不可得而利，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亦不可得而害；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不可得而貴，不為亂世主，不處暗君位。亦不可得而賤。不以乘權故驕，不以矢志故屈。故為天下貴。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為天下貴也。

淳風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⑤以，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至有國也。⑦ 以奇用兵，奇，詐也。天使詐為之人使用兵也。⑧ 以無事取天下。以無事無為之人使取天下，為之主。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此，今也。老子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奸生，禁多則下詐相殆，故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人謂人君，百里

① “無為以挫止之”，慶長本作“恬怕以解釋之也”，道藏本作“之淡薄以解釋”。

② “亂”下，慶長本有“人也”二字。

③ “獨”，慶長本作“以獨”，道藏本作“同”。

④ “故”，慶長本、道藏本并作“欲”。

⑤ “以正”至下“以此”《老子》原文二十三字，連同各句下河上公注，道藏本在《玄德第五十六章》末尾。“治”，慶長本作“之”。

⑥ “以”，慶長本作“之”。

⑦ “使至”，慶長本無“使”字。

⑧ “天使詐為之人使用兵”，慶長本、道藏本“為”作“偽”，慶長本無下“使”字。

諸侯也。多知伎巧，謂刻畫宮觀、彫琢服章。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繡綵色，日以滋甚。^① 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法物，好物也。^② 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故聖人云：謂下事也。我無爲而民自化，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也。我好靜而民自正，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徭役征召之事，民安其業，^③故皆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常無欲，去華文，徵服飾，^④民則隨我爲多質朴也。^⑤

順化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也。其民醇醇；政教寬大，故民醇醇富厚，相親睦也。其政察察，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其民缺缺。政教急，^⑥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禍兮福之所倚，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天遭禍而能悔過，^⑦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而福來。福兮禍之所伏。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爲驕恣，則福去禍來。孰知其極？禍福更相生，誰能知其窮極時。其無正。无，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其无國也。正復爲奇，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爲詐也。善復爲妖。善人皆復化上，爲妖祥也。人之迷，其日固久。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其日已固久。

① “滋甚”，慶長本作“滋起也”。

② “法物好物”，慶長本作“法好”。

③ “民”上，慶長本有“使”字。

④ “徵”，慶長本、道藏本作“微”。

⑤ “爲多”，道藏本無此二字。

⑥ “急”下，慶長本有“疾”字。道藏本“急”作“煩疾”。

⑦ “天”，慶長本、道藏本作“人”。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也。廉而不害，聖人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人也。今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① 直而不肆，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之也。光而不曜。聖人雖有獨知之明，常如闇昧，不以曜亂人也。

守道第五十九

治人謂人君欲治理人民。事天，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莫若嗇。嗇，貪也。② 治國者當愛民，則不為奢泰；③ 治身者當愛精氣，不放逸。夫唯嗇，是謂早服。早，先也。服，得也。夫獨愛民財，愛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早服謂之重積德；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重積德，則無不剋；剋，勝也。重積德於己，則無不勝。無不剋，則莫知其極；無不剋勝，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也。莫知其極，可以有國；莫知己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為民致福。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人能以氣為根，以精為蒂，如樹根不深則拔，④ 蒂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使無漏泄。蒂，丁計反。長生久視之道。深根固蒂者，乃長生久視之道。

① “正己以害也”，慶長本作“正己以割人清己以害人也”。

② “貪”，慶長本、道藏本作“愛”。

③ “則”，慶長本、道藏本作“財”。

④ “拔”，原作“枝”，依慶長本、道藏本改。

河上公章句第四

居位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鮮，魚。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①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② 其鬼非無精神也，非不入正，^③不能傷自然之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④ 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之也。夫兩不相傷，鬼與聖人俱兩不相傷也。故德交歸焉。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

謙德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治大國當如居下流，不逆細微。天下之交，大國，天下士民之所交會。天下之牝。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昌也。^⑤

① “精散”，慶長本作“精氣散去也”。

② “非其鬼”至“傷人”十字，連同句下注文“其鬼”至“之人”十八字，道藏本無。

③ “非不”，慶長本作“邪不”。

④ “亦不傷”下，慶長本、道藏本并有“人”字。

⑤ “謙”，慶長本無此字。

牝常以靜勝牡，女所以勝屈於男，^①陰勝陽，以安盡不先求之也。^②以靜爲下。陰道以安靜爲謙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能謙下之，則常有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此言國无大小，能執謙畜人，則无過失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大國不可失則兼并人國而牧畜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使爲臣僕。夫兩者各得其所，^③大者宜爲下。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爲謙下。

爲道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爲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善人之寶，善人以道爲身寶，不敢違。^④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之保倚也。^⑤遭患逢急，猶自知悔卑下。^⑥美言可以市，美言者獨可於市耳。^⑦夫市，交易而退，不相宜。^⑧善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賣者欲疾售也。尊行可以加人。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凡異於凡人，^⑨未足以尊道。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無有棄民，德化淳也。故立天子，置三公，欲使教化不善之人。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雖有美璧先駟馬

① “勝”，慶長本、道藏本作“能”。

② “盡”，慶長本、道藏本作“靜”。

③ “夫兩者”，慶長本無此三字。

④ “違”下，慶長本有“失也”二字。

⑤ “之下”，慶長本、道藏本有“所”字。

⑥ “自知”，慶長本作“知自”。道藏本作“能知自”。

⑦ “美言者獨可於市耳”，道藏本作“美言可以市者”。

⑧ “不相宜”，慶長本“不”下有“以”字，道藏本“宜”下有“售”字。

⑨ “凡異”，慶長本、道藏本“自別異”。

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①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以求得，^②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有罪以免邪？有罪，謂遭亂世闇君，妄行刑誅。修道則可以解死，免於衆耶也。故爲天下貴。道德洞遠，^③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爲，故可爲天下貴也。

恩始第六十三

爲無爲，因成脩故，^④無所造作。事無事，豫有備，^⑤除煩省事也。味無味。深思遠慮，味道意也。大小多少，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報怨以德。脩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⑥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爲大於其細。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⑦處謙虛也。故能成其大。天下共歸之也。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不慎患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猶避害深也。^⑧

守微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其未兆易謀，情欲禍

① “故”，慶長本、道藏本無此字。

② “以求”，慶長本、道藏本本作“求以”。

③ “遠”，慶長本作“違”。

④ “脩”，慶長本作“循”，道藏本作“修”。

⑤ “有”，慶長本、道藏本并作“設”。

⑥ “欲圖”，道藏本無此二字。

⑦ “聖”，道藏本作“大”。

⑧ “猶”，慶長本、道藏本作“由”。

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正也。^① 其脆易破，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除破。其微易散。其未彰著微小，^②易散去也。爲之於未有，欲有所爲，當於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豫閉其門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小成大。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③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爲者敗之，有爲於事，廢於自然；有爲於義，反於仁；^④有爲於色，廢於精神也。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執道全身。堅持不得，^⑤推讓反還。聖人無爲，故無敗；聖人不爲華文，不爲色利，不爲殘賊，^⑥故無壞敗。無執，故無失。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從，爲也。民人爲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也。^⑦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不當懈怠。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聖人欲伏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人欲色，聖人欲於德也。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眩爲服，^⑧不賤石而貴玉。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真也。復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反過本爲末，^⑨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也。^⑩ 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也。而不敢爲。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恐遠本也。

① “正”，慶長本、道藏本作“止”。

② “小”下，慶長本有“時”字。

③ “至”，慶長本作“立”。

④ “反於仁”，慶長本作“廢於仁德”。道藏本作“廢於仁”。

⑤ “堅”，慶長本作“妄”。

⑥ “色”，道藏本作“己”。“賊”，慶長本作“賤”。

⑦ “自敗”，慶長本作“敗之”。

⑧ “眩”下，慶長本、道藏本有“晃”字。

⑨ “反過本爲末”，道藏本作“皆反也過本爲實”。

⑩ “本”下，道藏本有“實者”二字。

淳德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治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① 非以明民，不以道教民明智巧詐也。^② 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使朴質不詐僞。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其智多，故爲巧僞。^③ 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惠之人治國之政事，^④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爲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智惠之人知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爲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爲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楷式。兩者，謂智與不智者。常能智者爲賊，^⑤不智者能爲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天也。能知治身及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玄德深矣，遠矣，玄德之人，深不可則。^⑥ 遠不可極也。與物反矣，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己，玄德施與人也。乃至於大順。^⑦ 玄德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

後己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⑧江海以卑，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王。故能爲百谷王。以卑下，故能爲百谷王也。是

① “治古”，慶長本、道藏本并作“說古”。“者”，慶長本作“也”。

② “智巧詐”，慶長本作“知奸巧”。

③ “以其”上，道藏本有“民之不可治理者”七字。“多故爲巧僞”，慶長本作“大多而爲巧僞也”。

④ “之政事”，慶長本無此三字。

⑤ “能”下，慶長本、道藏本有“知”字。

⑥ “則”，慶長本、道藏本作“測”。

⑦ “乃”上，道藏本有“然後”二字。

⑧ “之”下，慶長本有“故”字。

以聖人欲上民，^①欲在民上。^②必以言下之；法江海處謙虛。欲先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聖人在民上為主，不以尊貴虛下，^③故民戴而不為重。^④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心也。^⑤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聖人恩深愛厚，視民如赤子，故天下樂推進以為主，^⑥無有厭也。^⑦以其不爭，天下無厭聖人時，^⑧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也。^⑨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言人皆有為，^⑩無爭與吾爭無為。^⑪

三寶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老子言：天下謂我德大，我則佯愚，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唯獨名德大者為身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若肖久矣，肖，善也，謂辨惠也。若大辨惠之人，身高自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其細。言辨惠者唯如小人也，非長者。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一曰慈，愛百姓若赤子。二曰儉，賦儉若

① “上民”，慶長本作“上人”。

② “欲在民上”，慶長本、道藏本作“欲在民之上也”。

③ “虛”，慶長本、道藏本作“虐”。

④ “戴而不為”，慶長本、道藏本作“戴仰不以為”。

⑤ “心”，慶長本作“者”。

⑥ “樂”下，慶長本、道藏本有“共”字。

⑦ “厭也”，慶長本作“厭之者也”，道藏本作“厭之也”。

⑧ “時”，慶長本無此字。

⑨ “人”，慶長本作“民”。

⑩ “皆”下，慶長本有“爭”字，道藏本有“爭於”二字。

⑪ “無爭與吾爭無為”，慶長本作“無與吾爭無為者也”，道藏本作“無有爭於無為也”。

取之於己也。①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執謙退，不爲倡始也。慈故能勇，以爲仁，故能勇於忠孝也。儉故能廣，天子身能節儉，②故民日用廣矣。不敢爲天下先，不爲天下首先。③ 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也。今捨慈且勇，今世人捨慈仁但爲勇武也。舍儉且廣，舍其儉約，但爲奢泰。捨後且先，捨其後己，但爲人先。死矣！所行如此，動入死地。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⑤ 夫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⑥ 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當助也。⑦

配天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⑧言貴道德，不好武力。善戰者不怒，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胸心，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善勝戰者不與，⑨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也。⑩ 善用人者爲下。善用人自輔佐者，常爲人執謙下也。是謂不爭之德，謂上爲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之道德也。⑪ 是謂用人之力，能身爲人下，是謂用人臣之力。是謂配天，能行此者，德配天地。古之極。是乃古之極

① “賦儉”，慶長本、道藏本并作“賦斂”。

② “天子”，慶長本無此二字。

③ “不爲天下首先”，道藏本無此六字。“不”下，慶長本有“敢”字。

④ “地”，慶長本、道藏本并作“道”。

⑤ “以守”上，慶長本有“仁”字。

⑥ “以慈”上，道藏本有“以善”二字。

⑦ “當”，慶長本、道藏本作“營”。

⑧ “善”上，道藏本有“古之”二字。

⑨ “與”下，道藏本有“爭”字。

⑩ “爭”，慶長本作“戰”。

⑪ “爭之”，慶長本作“爭鬪之”，道藏本作“爭鬪乃是”。

要道也。^①

玄用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托己設其義也。吾不敢爲主，先也。不敢先舉兵。而爲客，客者和而不倡。用兵當承天而後動。不敢進寸而退尺。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爲進，閉門守城爲退。是謂行無行，彼遂不止，爲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無行，戶剛反。攘無臂，雖欲大怒，^②若無臂可攘也。仍無敵，雖欲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③ 執無兵。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不道之君，愍忍喪之痛也。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貪財。輕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也。欺輕敵者，近喪身也。故抗兵相加，兩敵戰也。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死。

知難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易，並以鼓反。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人惡柔弱，好剛強也。言有宗，事有君。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天下。^④ 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不與我反。^⑤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夫惟聖人也，^⑥是我

① “要”上，慶長本有“約”字。

② “欲”下，慶長本有“攘臂”二字。

③ “心”，慶長本無此字。

④ “天”，慶長本、道藏本并作“上”。

⑤ “不與”，慶長本、道藏本作“心與”。

⑥ “聖人也”，慶長本“聖”作“世”，道藏本作“世人之無知者”。

德之暗，不見於外，窮極微妙，^①故无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希，少也。惟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為貴也。^②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懷，^③不以示人也。褐，戶葛反。

知病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不知知，病。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夫唯能病苦衆人有強知之病，是以不自病也。聖人不病，以其病病。^④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苦衆人有此病。^⑤是以不病。以此非人也，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知，托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朴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爭，^⑥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減壽消年也。

愛己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神，^⑦承天順地也。無狹其所居，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也。無厭其所生。人所以生者，為有精神。托空虛，^⑧喜清淨，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為伐本厭神。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濯垢，恬泊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也。

① “窮極微妙”，慶長本、道藏本作“窮微極妙”。

② “故”，慶長本作“則知我者”。

③ “懷”，慶長本、道藏本作“德”。

④ “病病”，慶長本少一“病”字。

⑤ “聖人無”至“此病”，道藏本無此十八字。

⑥ “爭”，慶長本、道藏本作“事”。

⑦ “愛精神”，慶長本“精”下有“養”字，道藏本“愛”作“保養”。

⑧ “托”上，慶長本有“精神”二字。

是以聖人自知自知己之得失。不自見，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藏之於內。自愛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也。不自貴，不自貴高榮名於世。故去彼取此。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任爲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敢有爲即殺身也。勇於不敢則活。勇於不敢有爲則活其身。此兩者，^①謂敢與不敢也。或利或害。活身爲利，殺身爲害。天之所惡，惡有爲也。孰知其故？誰能知天意之故而不犯？^② 是以聖人猶難之。言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不言而善應，天不言，萬物自動應以時。^③ 不召而自來，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繹然而善謀。^④ 繹，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所網羅，恢恢甚大，雖疏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制惑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民不知畏之也。^⑤ 奈何以死懼之？人君不寬刑罰，教民去情欲，奈何設刑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當除己之所殘剋，教民去利欲也。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以道教化而

① “此”上，道藏本有“知”字。

② “而不犯”，慶長本、道藏本作“不犯之也”。

③ “應以”，慶長本、道藏本并作“以應”。

④ “繹”下，慶長本復有一“繹”字。

⑤ “不知畏之”，慶長本無“知”字，道藏本作“不知所畏”。

民不從，反爲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常有司殺者。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天道至明，司殺者常，^①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勞而無功也。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者矣。人君行刑罰，猶拙人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殺者失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

食損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民所以飢深者，^②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是以飢。民皆化上爲矣，叛道違德，故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爲也。是以難治。是以其民化上有爲，情僞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民輕犯死者，^③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是以輕死。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也。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夫唯獨無以生爲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

戒強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其死也堅強。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欲堅強也。強，其兩反。舊，其良反。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氣存也。其死也枯槁。和氣去也。槁，苦老

① “殺者”，慶長本作“殺有”，道藏本作“察有”。

② “深”，慶長本、道藏本并作“寒”。

③ “民”下，慶長本有“所以”二字。

反。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以其上二事觀知之，知堅強者死，柔弱者生也。是以兵強則不勝，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爲一強，故不勝。木強則共。木強大，枝弱共生其上也。①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興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大道抑強扶弱，②自然之效。

天道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天道暗昧，舉物類以爲喻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言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用。夫抑高舉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③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損有餘而益謙，常以中和爲上。人之道則不然，人道則與天道反也。損不足以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孰能有餘以奉天下？④ 唯有道者。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也。是以聖人爲而不恃，聖人爲德施，不恃其報也。⑤ 功成而不處，功成事就，不處其位。其不欲見賢。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榮，⑥畏天損有餘也。

① “弱”，慶長本、道藏本作“葉”。

② “大”，慶長本、道藏本作“天”。

③ “天”下，慶長本有“地”字。

④ “孰”，道藏本無此字。

⑤ “恃”下，慶長本、道藏本有“望”字。

⑥ “榮”下，慶長本、道藏本并有“名”字。

任信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圓中則圓，^①方中則方，擁之則止，決之則行。而攻堅強者莫知能勝，^②水能懷山襄陵，磨鐵消銅，莫能勝水而成功也。其無以易之。^③夫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弱之勝強，水能滅火，陰能消陽。^④柔之勝剛，舌柔齒剛，齒先舌亡。天下莫不知，知柔弱者長久，剛強者折傷也。莫能行。恥謙卑，好強梁。故聖人云：謂下事也。垢，古口反。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君能受國垢濁者，^⑤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其社稷，為一國君主也。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有天下。正言若反。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為反言。

任契第七十九

和大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必有餘怨，任刑者失人情，必有怨及於良人也。^⑥安可以為善？言一人吁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為善也。是以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而不責於人。但刻契之信，不責人以他事也。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無德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言，^⑦司人所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無有親疏，

① “圓中”上，慶長本有“水”字。

② “知”慶長本、道藏本并作“之”。

③ “其無以”，道藏本“其”上有“以”字，“以”作“能”。

④ “陰陽”，慶長本、道藏本作“陰能”。

⑤ “君能愛國垢濁”，慶長本、道藏本作“人君能受國之垢濁”。

⑥ “怨及於良人”，慶長本、道藏本“怨”上有“餘”字，慶長本“人”作“民”。

⑦ “言”，慶長本、道藏本作“信”。

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獨立第八十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泰，民雖衆，猶若寡少不敢勞之也。使有什伯，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人之器而不用。器，謂農人之器。而不用，不徵召奪人良時也。^①使民重死，君能爲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而不遠徙。政令不煩，則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②雖有舟輦，無所乘之；清靜無爲，不作煩華，不好出入游娛也。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無怨惡於天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去文反質，信無欺也。甘其食，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也。美其服，美其惡衣，不貴五色。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樂其俗。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也。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③相去近也。民至老不相往來。其無情欲。

顯質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信者，^④如其實；不美者，朴且質也。美言不信。滋美之言者，^⑤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善者不辯，善者以道修身，不綵文也。^⑥辯者不善。辯者，謂巧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

① “徵召奪人良時”，慶長本“人”作“民”，道藏本“召”作“實”，“人良”作“民之”。

② “徙離”，道藏本無此二字。

③ “狗”，道藏本作“犬”。

④ “信”下，慶長本、道藏本有“言”字。

⑤ “滋美之言”，慶長本作“美言”。

⑥ “不”上，慶長本、道藏本有“不辨者”三字。

山有玉，^①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淵；辯口多言，亡其身。知者不博，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博者不知。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也。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爲人施設德化，己愈有德。既以與人已愈多。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也。天之道，利而不害；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②不與下爭功名，^③故能全其聖功也。

① “山”，慶長本、道藏本作“土”。

② “化”下，道藏本有“功”字。

③ “下”上，道藏本有“天”字。

王弼道德經注

(魏)王弼 注

邊家珍 點校

目 録

整理説明	1
卷之一	1
一章	1
二章	2
三章	3
四章	3
五章	4
六章	5
七章	6
八章	6
九章	6
十章	7
十一章	8
十二章	8
十三章	9
十四章	9
十五章	10
十六章	11

十七章	12
十八章	12
十九章	13
二十章	13
卷之二	16
二十一章	16
二十二章	17
二十三章	17
二十四章	18
二十五章	19
二十六章	20
二十七章	21
二十八章	21
二十九章	22
三十章	23
三十一章	23
三十二章	24
三十三章	25
三十四章	25
三十五章	26
三十六章	26
三十七章	27
卷之三	28
三十八章	28
三十九章	31
四十章	31

四十一章	32
四十二章	33
四十三章	34
四十四章	34
四十五章	35
四十六章	35
四十七章	36
四十八章	36
四十九章	36
五十章	38
五十一章	38
五十二章	39
五十三章	40
五十四章	40
五十五章	41
五十六章	42
五十七章	42
五十八章	43
卷之四	45
五十九章	45
六十章	46
六十一章	46
六十二章	47
六十三章	48
六十四章	48
六十五章	49

六十六章	49
六十七章	50
六十八章	50
六十九章	51
七十章	51
七十一章	52
七十二章	52
七十三章	53
七十四章	54
七十五章	54
七十六章	54
七十七章	55
七十八章	55
七十九章	55
八十章	56
八十一章	56
附錄	59
老子指略	59

整理說明

《道德經注》是王弼玄學的代表作之一，在魏晉玄學史、老子學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書首次對道藏本王弼《道德經注》予以校勘。茲就王弼的生平事迹、《道德經注》的思想內容、版本源流、底本與校本的確定等問題，略述如下。

一 王弼的生平事蹟

王弼，生於魏文帝黃初七年（226），卒於魏齊王曹芳正始十年（249），字輔嗣，魏國山陽高平（今山東濟寧市金鄉縣西北）人。山陽王氏家族是有名的士族，王龔曾在漢安帝時任司隸校尉、汝南太守，並與當時對抗閹宦的清流有密切的關係。王弼的曾高祖王暢（王龔之子），在漢末清議中與陳蕃互相支持，共為領袖人物。曾祖王謙曾被大將軍何進辟為長史，叔祖則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王粲在其《荊州文學記官志》中宣揚儒學“設教導化”的作用，又在其《安身論》中倡言道家清心寡欲的學說，甚至仰慕神仙。王粲早年曾得到蔡邕的賞識，蔡邕有書萬卷，後

來贈給王粲。^① 王粲的兩個兒子因參加魏諷謀反曹操的活動被殺，王弼的父親王業便以嗣子的身份繼承了王粲的家業。王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王弼少年時當受益於其父的教育及家傳的圖書。

據《三國志》卷二十八《鍾會傳》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傳》載：“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傅嘏所知。於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嘆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王弼還曾與何晏、鍾會討論聖人有無喜怒哀樂的問題，與荀融討論《周易》“大衍義”的問題等，深得當時名士的賞識。《世說新語·文學》中還載有一則與王弼《老子注》有關的故事：“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正始年間，曹爽、何晏擅權，王弼在政治上傾向曹爽。王弼雖善談玄理，卻並不長於事功，一次曹爽與之交談，“爽爲屏左右，而弼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俊不治名高”。後經何晏極力推薦，才勉強得到一個臺郎的閑官。王弼多才藝，“樂游晏，解音

^① 《三國志》卷二十一《王粲傳》載：“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律，善投壺”。（以上引文見何劭《王弼傳》）他個性張揚，常以己所長譏人之短，也遭到一些人的嫉恨。正始十年（249），司馬懿發動政變，曹爽、何晏被殺，王弼受到株連，被免去職務，不久病卒，年僅二十四歲。王弼的著作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論語釋疑》等。《老子注》二卷，《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皆錄。明正統《道藏》錄題為《道德真經注》四卷。

二 王弼《道德經注》的學術價值與思想內涵

王弼《道德經注》在長期流傳的過程中，就經文而言，難免有脫誤、訛誤。例如，十五章經文“儼兮其若客”，王本誤將“客”字寫成“容”，作“儼兮其若容”，當是因為字形相近而誤。現在看來，這些錯誤並非如過去估計的那樣嚴重，而且王本經文有勝於他本的優點。例如，世傳本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當是承襲河上公本傳抄而來，唯王弼本作“功遂身退，天之道”，無“成名”二字，過去多斥王本偽脫，今同帛書《老子》校勘，可證王本確為《老子》原本之舊，自河上公以降，其他傳本皆有衍誤。王弼的注文，較之他本頗多勝義，例如五十章經文：“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韓非子·解老》謂人之身四肢與九竅相合而為十有三。他如河上公、碧虛子、葉夢得等皆從其說。王弼注此文則云：“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其死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

地焉。”兩相比較，王注當更近於老子的本義。又如十三章“及吾無身”句，河上公注謂“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身，當有何患”，歸於講修道術；而王弼注只是說“歸之自然”，不追求外物以免累其形神，於義為長。

據《世說新語·文學》篇載：“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言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何晏盛稱王弼《道德經》注，點出其精要在言“天人之際”，極有見地。王弼從闡發老子的道論出發，落腳點在於指導現實政治，從而賦予老子五千言以新的意義，成為正始玄學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王弼《道德經注》的思想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以“無”為本。《晉書·王衍傳》中說：“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弼在《老子》注文中講“以無為本”，有一個概念的轉換及意義的引申過程。老子稱宇宙本根為“道”，同時又說：“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王弼把老子所說“道”的不可名狀、不可言說的特性即“無形無名”，概稱為“無”；與“無”相對的是可以命名、可以言說的具體的萬事萬物，概稱為“有”。這樣，老子所講道與萬物的關係，就被轉換成了“無”與“有”的關係。老子也講“無”與“有”，主要是從宇宙生成論的意義上講的：“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十章)王弼在其注文中，也視“無”為萬物之源，肯定了老子所講的宇宙生成論意義，他說：“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一章注)“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四十章)

注)另一方面,王弼又引申出“無”的本體論意義:“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四十章注)“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爲其母也。”(一章注)“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萬物“不能舍無以爲體也。”(三十八章注)以今天的哲學話語來說,“無”成了一切存在的高度抽象,規定着具體事物的本質,是所有具體事物的內在依據。因爲有形有名的東西再大也不能夠包通天地、囊括萬有,“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三十八章注)。王弼以無爲本的本體論思想,有可能是受到莊子的啓發,《莊子·天道》篇裏說:“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然而,王弼並未到此止步,他又進一步把以無爲本的認識變成一種治理國家的思想方法:“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十四章注)“道以無形無爲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綿綿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二十三章注)以無爲本,是王弼《老子》闡釋的思想精華之所在,也成爲王弼玄學思想的重要理論基礎。後來,宋明時期的思想家大都是循着王弼的思想,從本體論的角度探討萬物之所以存在、變化的本質和終極原因的。

(二)“崇本息末”。王弼說:“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五十七章注)“崇本息末”這個命題,可以視爲是“以無爲本”的思想在政治領域的發揮和具體應用。所謂“崇本息末”,就是《老子指略》中講的:“竭聖智以治巧僞,未若見質素以靜民欲;興仁義以敦薄俗,未若抱朴以全篤實;多巧利以興事用,未若寡私欲以息華競。故絕司察,潛聰明,去勸進,翦華譽,棄巧用,賤寶貨,唯在使民愛欲不生,不在攻其爲邪也。

故見素樸以絕聖智，寡私欲以棄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謂也。”“見質素”、“抱樸”、“寡私欲”等策略，是本；“竭聖智”、“興仁義”、“多巧利”等做法，是末。王弼認為在當時社會裏之所以有那麼多的混亂與邪僻之事，根本原因是統治者違背自然之道而採取有為政策所致，所謂“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五十七章注）在王弼看來，社會是一種樸素而自然的存在，有一種內在的自我調節機制，並不需要外來的干預，他說：“夫鸞雀有匹，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則憂。故續鳧之足，何異截鶴之脛？”（二十章注）王弼希望統治者運用無為的策略，使一切罪惡消滅於無形，“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十七章注）強調“崇本息末”，也當是王弼針對東漢名教之治與曹魏時的“形名”之治的弊端有感而發的。“名教”強調名分等級，旨在維護封建宗法倫理。王弼認為統治者不應過分強調正名，名僅僅是自然的派生物，也應當適應自然。如果不是以實取名，而是以名匡實，“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也”（三十二章注），從而破壞了自然之道：“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簡不陽。責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為之猶偽，況務外飾而可久乎！”（三十八章注）“形名”又寫作“刑名”，源於戰國時以申不害為代表的“刑名之學”，強調循名責實，以強化上下關係，鞏固政權。後來的法家常把“刑名”和“法術”聯繫起來，把“名”引申為法令、名分、言論等，主張循名責實，慎賞明罰。曹魏時的刑名之治激化了各種矛盾，造成了階級關係的緊張。王弼認為專用刑名法術會破壞社會的有序運作，使社會動蕩不安：“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

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四十九章注）他在注文中反復申說：“恃威網以使物者，治之衰也。”（六十章注）“當以慎終除微、慎微除亂，而以施爲治之，形名執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六十四章注）“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術，隨防而避之；思惟密巧，奸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六十五章注）王弼對“崇本息末”的闡發，客觀上也具有某種批判現實的意義。

（三）“守母以存其子”。王弼在注文中強調崇本息末，並不意味着他完全否定禮制，否定封建等級制度。他講崇本息末主要是從反對統治者的任意妄爲的意義上說的，而作爲封建制度基礎的禮制，他則以“守母以存其子”或“崇本以舉其末”（三十八章注）的命題來加以肯定。王弼認爲，禮制的產生和發展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它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樸，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以善爲師，不善爲資，移風易俗，復使歸於一也。”（二十八章注）“始制，謂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三十二章注）“朴”類似於“無”或者“自然”，所謂“百行”、“殊類”、“官長”、“尊卑”等等皆由此而出。既然如此，那麼社會的名分等級制度也只有在“得道”的聖人的統領之下，才能全其自然，“移風易俗，復使歸於一”。（二十八章注）因此，王弼得出結論說：“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

無所尚，志無所營，各任其貞，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三十八章注）顯然，守母的目的是爲了存子，“母不可遠，本不可失”，邪淫虛華被止息了，正貞實美才能得以顯現，才能使封建秩序得到鞏固。可見，王弼主張的崇本息末與他所說的守母存子並不矛盾，崇本息末有助於鞏固封建禮制，與守母存子在內涵上有其相通相合之處。王弼不僅沒有以尊崇自然否定封建禮制，反而把兩者協調起來了，而且有從學理上肯定封建禮制的作用。晉人范寧批評何晏、王弼“蔑棄典文，不遵禮度……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晉書·范寧傳》），顯然是一種誤解。

湯用彤先生曾謂王弼有“融會儒、道之用心”，^①驗之《老子》注文，頗有道理。王弼注《老子》的出發點與歸宿都是干預現實政治，然而，他試圖通過回歸自然之道的辦法來調和社會矛盾、重構他理想中的社會倫理道德，在當時封建專制的社會條件下是很難實現的。

三 版本源流以及底本與校本的確定情況

王弼《道德經注》見錄於《隋書·經籍志》，“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弼注”。《舊唐書·經籍志》作“玄言新記道德二卷，王弼注”；《新唐書·藝文志》作“王弼注新記玄言道德二卷”。宋代的刻本，於今可考者有二，一是宋政和五年乙未（1115）晁說之刻本。嵩山晁說之題記云：“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真得老子之學歟……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

^① 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7 頁。

之，猶近於古歟。”二是宋乾道六年庚寅（1170）熊克重刻本。熊克跋云：“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真得老子清淨之旨。克自此求弼所注甚力，而近世稀有，蓋久而後得之。往歲攝建寧學官，嘗以刊行。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題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無篇目，喜其近古，繕寫藏之。乾道庚寅分教京口，復鏤版以傳。”熊刻《道德經》只分上、下，無析道經、德經，亦無各章篇目，^①所言與今本相似。晁說之刻本、熊克刻本均已散佚，其序跋通過明正統《道藏》中的《道德真經注》保存了下來。

明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中的《道德真經集注》十卷，末有宋元符元年（1098）十月一日前權英州軍事判官梁迥《後序》，序文中稱“昔之爲注者有三：曰河上公，曰明皇，曰王弼。夫三家之說，其間不能無去取，然各有所長，要其歸宿，莫非究大道之本。近世王雱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而老氏之書復訓厥旨，明微燭隱，自成一家之說，則八十一章愈顯於世。……太守張公深達夫道德性命之理，以文章作人，以經術訓多士，常患夫執經者不知道，乃命黌舍之學者參其四說，無復加損，刊集以行於時而廣其教”。此書所錄王弼注基本上是完整的，其最初刊行之年亦當早於晁說之刻本。

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中的《道德真經注》四卷，是明代王弼注的重要刻本，但似乎未能引起後世學者足夠的重視。此書卷數較宋代晁說之本、熊克本增加了一倍，據王葆玟先生考證說，《道藏》洞神部玉訣類收書卷數大多加倍，《道德真經注》四卷是“由於統一改編，重行分卷，非由所據底本

^① 馬王堆出土的帛書《道德經》不分章，八十一章的區分大約始於東漢的河上公本。

的荒謬所致，亦非對王本特加改竄”。^① 此本也是現存最早附有晁說之和熊克序跋的版本。

明萬曆年間(1573—1620)，張之象刊行了《三經晉注》，其中有老子王弼注二卷。張之象原本雖已難尋，所幸還完整地保存於清乾隆《四庫全書》中的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中。四庫館臣序文謂：“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弼注《老子》已不傳，然明萬曆中華亭張之象實有刻本，證以《經典釋文》及《永樂大典》所載，一一相符。《列子·天瑞》篇引“谷神不死”六句，張湛皆引弼注以釋之，雖增損數字，而文亦無異。知非依托，曾蓋偶未見也。此本即從張氏《三經晉注》中錄出，亦不免於脫訛，而大致尚可辨別。”館臣以張之象本為底本，所有參校《永樂大典》、《經典釋文》的地方均被一一注出，更因三十八章後《永樂大典》本缺注，因而“姑仍其舊”，也就是說除個別地方對校《經典釋文》外，完全照錄了張之象原本。

萬曆年間的王弼注刻本，還有孫鑛(1542—1613)《老子道德真經》二卷。德國漢學家瓦格納稱：“它的王弼《注》依據的是《道藏》本。這一版本的鈔本存於日本尊經閣文庫中，嚴靈峰的《集成》中的本子是據此重印的。它是現存最早的日本版本——阜谷東齋本的基礎，它一直是一系列關於王弼《老子注》的日本研究的基礎文本。”^②

清代乾隆時的《四庫全書》鈔本王弼注《道德經》，已如上述。由《四庫全書》武英殿聚珍本又產生各省局本，最具代表性的是清光緒元年乙亥(1875)浙江書局刻印的《二十二子》

① 可詳參王葆玟《正始玄學》，齊魯書社 1987 年版，第 169 頁。

② [德]瓦格納著，楊立華譯《王弼〈老子注〉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40 頁。

本《老子道德經》上下篇（簡稱“《二十二子》本”）。此本內雖標明“張之象原本”，而事實上並非如此，它吸收武英殿聚珍本的校勘成果而未加注明。例如，四章王弼注曰：“……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瞻也。”館臣按，“‘瞻’，原本作‘瞻’，今據《永樂大典》校改。”十五章王弼注“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館臣按，“‘若’原訛作‘者’，今據《永樂大典》校改”。又如十六章王弼注“常之爲物，不偏不彰，無皦昧之狀”，館臣按，“‘皦’原本訛作‘敝’，今據《永樂大典》校改”。又如三章注文，館臣按，“‘心虛則志弱也’六字原本缺，《釋文》有，應在此注之下，今校補”。又如四十九章注文，《二十二子》本無“百姓皆注其耳目”七字。按，近人劉國鈞先生說：“予於故宮博物院園，見進呈之聚珍本，用墨補書此七字，可見張之象本原有此句，聚珍本於排印時偶脫去，遂致沿誤。”^①由此可知，浙江書局《二十二子》本所用底本，並非“張之象原本”，而是武英殿聚珍本。《二十二子》本異於張之象原本者，亦有數處。例如，三十八章注文“故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禮”，張之象本、《道藏》本、《古逸叢書》本相同，唯有《二十二子》本作“德”字，未詳所據。

日本明和七年，即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東都書林刊行南總（地名）宇惠考訂本《王注老子道德經》。宇惠在《刻老子王注序》中說：“老子正文，諸書所引有不存者，則固有脫文，而文字異同亦甚多矣。焦竑《翼注》有《考異》，王注舊刻附孫鑛古今本考正，今共標於層，冠以考異、考正。二考外尚有異同，諸上隨見隨記，及王注錯誤今改正者，共冠考一字，而標於層。”

^① 劉國鈞《老子王弼注校記》，載《國學季刊》第八卷第一期。

清光緒八年壬午(1882)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署據集唐寫本影印《古逸叢書》本《道德經》王弼注,題為《集唐字老子道德經注》。黎庶昌在《古逸叢書》序中說:“日本有摹刻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甚精,與石本無異。又有南總字惠考訂晁以道本王輔嗣老子道德經注,今合以局刻華亭張氏本集張唐二家經字為之。”民國二十四年乙亥(1935)上海世界書局排印《諸子集成》本,民國二十五年丙子(1936)上海中華書局排印縮印《四部備要》本,均與浙江書局《二十二子》本相同。

本書以《道德真經注》四卷為底本(見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聯合影印《道藏》第十二冊),簡稱“《道藏》本”或“底本”。《道藏》本與武英殿本所據張之象本相異之處頗不少,^①同時,對校《道藏》本與武英殿所依

① 例如:二章注文“始與無也”,“無”,張之象本作“母”。三章注文“知者”,張之象本作“智者”。四章注文“則不能瞻也”,“瞻”,張之象本作“瞻”。五章注文“莫不瞻矣”,“瞻”,張之象本作“瞻”。十章注文“應而不昌”,“昌”,張之象本作“倡”。十章注文“非玄如何”,“如”,張之象本作“而”。十六章注文“則乃至於不有極”,“不有極”,張之象本作“不窮極”。十七章注文“不能復”,張之象本“不復能”。十七章注文“非智之所濟也”,“濟”,張之象本作“齊”。二十章注文“鸞雀”,張之象本作“鸞雀”。二十章注文“若享太牢”,張之象本作“如享太牢”。二十章注文“不可為名”,“名”,張之象本作“也”。二十二章注文“不自見其明”,“明”,張之象本作“名”。三十二章注文“川谷之以求江與海”,張之象本無“以”字。三十五章注文“不遍不彰”,張之象本作“不偏不彰”。三十五章注文“乃更不如”,張之象本作“乃更不知”。三十六章注文“不假形以理物”,張之象本作“不假刑以理物”。三十八章注文“雖德盛業大富而有萬物”,張之象本無“德”字。三十八章注文“猶各得其德”以下,自“而未能自周也”至“萬物”共二十四字,張之象本缺。三十八章注文“故仁義可顯”,張之象本作“故名仁義可顯”。四十一章注文“不加機匠之裁”,張之象本作“不如機匠之裁”。五十章注文“十分亦有三耳”,張之象本作“亦十分有三耳”。五十六章注文“則物無偏爭也”,“則物無偏耻也”;張之象本作“則物無偏爭也”,“則物無偏耻也”。五十八章注文“隱匿”,張之象本作“隱隱”。六十四章注文“復衆人之所過”,張之象本無“所”字。七十九章注文“已至而德以和之”,“故必有餘怨也”;張之象本無“以”“必”二字。八十章注文“當何患不足也”,張之象本無“當”字。

《永樂大典》本，我們發現二者也有相當明顯的差異。^① 由此可見，《道藏》本是與張之象本、《永樂大典》本不同的刻本。較之張之象本，《道藏》本脫訛較少；而《永樂大典》本已非全帙。《道藏》中的《道德經集注》十卷雖收錄了王弼注文，但其經文來自唐玄宗本，文字訛誤亦較多。《道藏》本不分《道經》、《德經》，不分篇章，合乎宋晁說之等所言王注本舊貌。另外，與《道藏》本有淵源關係的孫鑛本又是阜谷東贊本、宇惠考訂本等日本傳本的基礎。因此，綜合考慮上述因素，本書選用《道藏》本作為底本。《道藏》本原未分章，今據通行本標出。

本書的參校本主要有二：一是《道德真經集注》十卷（見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聯合影印《道藏》第十三冊），簡稱“《集注》本”。《集注》本與《道藏》本比較接近，但相異處亦復不少。其中三十一章章末引王弼注文謂“疑此非老子之作也”，與晁說之跋中的說法相合，而為他本所無。二是清光緒元年乙亥（1875）浙江書局刻印的《二十二子》本《老子道德經》二卷（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本），簡稱“《二十二子》本”。本書個別地方還參校了清光緒十年（1884）遵義黎氏刊刻《古逸叢書》本《集唐字老子道德

① 例如：八章注文，“言人皆應於治道也”，《永樂大典》本作“言水皆應於此道也”。十五章注文“豫者者欲度”，“者”，《永樂大典》本作“若”。十六章注文“得道之常”，“道”，《永樂大典》本作“物”。十七章注文“言從上也”，《永樂大典》本在“有之而已”下。十八章注文“於慧立善”，“於”，《永樂大典》本作“施”。二十章注文“鸞雀”，《永樂大典》本作“燕雀”。二十章注文“不可為名”，“名”，《永樂大典》本作“明”。二十五章注文“而免殆”，《永樂大典》本作“而危殆”。三十三章注“未若自知者”，《永樂大典》本無“未若”二字。三十三章注文，《永樂大典》本缺“力用於己則物無改焉”九字。三十四章注文“各得所”，《永樂大典》本“各得其所”。三十六章注文“各得其所”，與《永樂大典》本“各得其性”有異。

經注》(簡稱“《古逸叢書》本”)、《經典釋文·老子音義》及武英殿聚珍版《老子道德經》(簡稱“武英殿本”)。諸本與底本同者,校而不錄。

王弼《道德經注》承老子旨意而又發揮之,其玄學思想自成體系,致思玄妙,用意深遠。本書當是目前第一部對《道藏》本王弼《道德經注》的校理本,書稿期年而後成,語云“成如容易卻艱辛”,信然。衷心感謝鄭傑文、王承略、劉心明諸先生為此書付出的辛勞。本人水平有限,不當與錯誤之處,尚請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卷之一

山陽王弼注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①不可名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② 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為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③玄之又玄也。^④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⑤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⑥可以觀其始物之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微，歸終也。凡有

① “故”，《集注》本作“其”。

② 此處依王安石注之意斷句。宋王安石以“無”、“有”為逗，云：“無，所以名天地之始；有，所以名其終，故曰萬物之母。”（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輯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2頁。）

③ 陶鴻慶曰：“‘所以’下奪‘然’字。……二十一章注文云：‘以無形始物，不系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與此同。”（陶鴻慶《讀諸子劄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下引陶鴻慶說均見該書）言之有理。

④ 底本避玄燁諱，“玄”皆作“元”，今改之，下同。

⑤ 這裏依王注之意斷句。

⑥ “虛”下，《集注》本有“其懷”二字。

之爲利，必以無爲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微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兩者，始與母也。^① 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② 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若定乎一玄而已，^③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而偏舉也。^④ 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數也。^⑤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自然已足，爲則敗也。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智慧自備，爲則僞也。功成而弗居。因物而用，^⑥功自彼成，故不居也。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使功在己，則功不可久也。

① “母”，原作“無”，今據《集注》本校改。按，“始與母”，即“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之“始”、“母”。

② “母”，原誤作“毋”，今據《二十二子》本校改。下面注文云“始、母之所出也”可證。按，底本“母”字，字形多近“毋”，以下數處顯爲“母”字而形近“毋”者，均視作“母”，不再出校。

③ “若定乎一玄”五字，今依《集注》本校補。

④ 此節注文中兩個“偏”字，原作“徧”，今據《集注》本校改。

⑤ “自然”下，《集注》本有“而”字。“明”，字惠謂“當作‘名’”（字惠《王注老子道德經》，日本明和七年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東都書林刊本。下引字惠說均見此書），可備參考。

⑥ “用”，《集注》本作“明”。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① 賢，猶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② 唯能是任，尚也曷爲？^③ 唯用是施，貴之何爲？^④ 尚賢顯名，榮過其任，爲而常校能相射。^⑤ 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探篋，^⑥ 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弱其志，強其骨，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心虛則志弱也。^⑦ 常使民無知無欲，守其真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⑧ 知者，謂知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夫執一家之量者，^⑨ 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爲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贍也；地雖形魄，不法於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法於道則不能保其精。冲而用之，用

① “使”下，《二十二子》本有“民”字。

② “稱”，《經典釋文》謂“一本作‘號’，一本作‘名’”。

③ “也”，《集注》本作“之”。

④ “何”，《集注》本作“曷”。

⑤ “爲而常校”，《集注》本作“下奔而競効”五字。

⑥ “穿窬探篋”，《集注》本作“穿窬睹齋篋”。

⑦ “心虛則志弱也”，底本原脫，今據《經典釋文》及《二十二子》本校補。

⑧ “知者”，《二十二子》本作“智者”，注文同。

⑨ 《集注》本無“夫”字。

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冲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為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①不能充其量。萬物捨此而求主，^②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污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慊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而人食狗。^③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己樹，^④未足任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排橐也。籥，樂籥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

① “殷”，《集注》本作“繁”。

② “求”下，《集注》本有“其”字。

③ 在王弼看來，獸與草、人與狗的關係，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萬物按照自己的本性各適其用，從而形成一個自完自足的大系統。十章注文中云：“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恃？”錢鍾書先生說：“王弼所明，非物競之‘新理’，乃闢陳言‘目的論’（teleology）。《論衡·自然篇》首節駁‘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而其說未暢。《列子·說符》篇齊田氏嘆曰：‘天之於民厚矣！生魚鳥以為之用’；鮑氏之子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俱生，類也。……非相為而生之。……且蚊蚋之嚼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即王注之意。”（《管錐編》第二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2版，第417—418頁。）

④ “慧”，通“惠”。

籥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愈爲之，則愈失之矣。^① 物樹其惡，^② 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③ 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中，^④ 則無窮盡；棄己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爲聲也，則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⑤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谷神，谷中央無者也。^⑥ 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⑦ 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⑧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① 河上公注曰：“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本書注釋所引河上公注，均見《道德真經集注》，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聯合影印《道藏》，第十三冊。）

② 陶鴻慶曰：“‘惡’爲‘慧’字之誤。‘慧’與‘惠’同。上文云‘若慧由己樹，未足任也’，是其證。”言之有理。

③ “濟”，《集注》本作“齊”。“不濟不言不理”，文義難曉，聯繫上下文義，似作“其慧不濟，其言不理”爲安。

④ “守數中”之“數”字，當爲衍文。

⑤ “共”，通“供”。《集注》本作“供”。

⑥ “谷中央無者也”，底本原作“谷中央無谷也”，今據《經典釋文》校改。《經典釋文》出“谷”字，下云“中央無者也”；又出“中央無”三字，下云“一本作空”。谷神是指谷中央之“無”。“谷”字的甲骨文字形，上面的部分象水形而不全，表示剛從山中出洞而尚未成流的泉脈，下面象谷口。

⑦ 陶鴻慶曰：“‘谷以之成’，當作‘物以之成’，下文云‘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即承此言。”可備參考。

⑧ “故謂之玄牝”，原作“故謂天地之根”，今據《列子·天瑞》篇張湛注校改。易順鼎曰：“……下文又云‘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不當復解‘天地之根’。《列子·天瑞》篇張湛注引王注云：‘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當據以訂正。”（易順鼎《讀老劄記》二卷《補遺》一卷，清光緒刻本。下引易順鼎說均見該書。）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無私者，無爲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人惡卑也。故幾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也。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言人皆應於治道也。^①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揣而銳之，^②不可長保。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衄。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不若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可長保也。功遂身退，天之道。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① 《集注》本作“言水皆應於此道也”。

② “銳”，《經典釋文》、《二十二子》本均作“稅”。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猶處也。營魄，^①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② 能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乎？^③ 則終與玄同也。愛民治國，能無知乎？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④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⑤ 天門，^⑥謂天下之所由從也。^⑦ 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雌應而不昌，^⑧因而不為。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⑨ 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為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化。生之不塞其原也。畜之，不禁其性也。生而不有，為而不

① 《楚辭章句·大招》王逸注謂“魄者，陰之形也。”

② 河上公注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也。”

③ “疵其神”，原作“疵之其神”，“之”字當為衍文，今據元劉惟永《道藏真經集義》校刪。

④ 《集注》本無“之”字。辟：通“僻”，邪僻。陶鴻慶曰：“‘國治之’，當作‘國自治’。”可備參考。

⑤ “為”，《二十二子》本作“無”。

⑥ “天門”，河上公注：“天門謂鼻孔。”高亨先生《老子正詁》謂指耳目口鼻，並引《莊子·天運》“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為證。參見董治安主編《高亨著作集林》第五卷，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0 頁。

⑦ 王弼以“天門”喻指道體，即“無”，故謂“天下之所由從也”，“治亂之際也”。《莊子·庚桑楚》云：“人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

⑧ “昌”，《集注》本作“唱”，《二十二子》本作“倡”。

⑨ “知”，《二十二子》本作“為”。

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爲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如何？^①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②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統衆也。^③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爲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爲利，皆賴無以爲用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④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爲腹者以物養己，爲目者以物役己，故聖人不爲目也。

① “如何”，《二十二子》本作“而何”。

② 《淮南子·原道訓》：“幽兮冥兮，應無形兮。”

③ “寡”，原作“實”，今據陶鴻慶說校改。陶鴻慶曰：“‘實’爲‘寡’字之誤。此釋三十共一之義。”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謂：“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

④ “田”，《二十二子》本作“畋”。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① 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大患若身”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由有其身也。及吾無身，歸之自然也。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無物以易其身，^②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托天下也。^③ 愛以身爲天下，若可托天下。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④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無狀無象，無聲無響，^⑤故能無所

① 此句依王弼注之意標點。通行本一般讀爲：“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② “無物以易其身”，原作“無以易其身”，今據《集注》本校改。陶鴻慶亦云：“下句注云：‘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此注當云：‘無物可以易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托天下也。’十七章‘悠兮其貴言’注云：‘無物可以易其言’，釋‘貴’字與此同，是其證也。”

③ 《莊子·讓王》篇云：“夫天下之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

④ “付”，《集注》本作“傳”。

⑤ “響”，原作“嚮”，今據《集注》本校改。

不通，無所不往，不得而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爲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爲一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是謂惚恍。不可得而定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有，有其事。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①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②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也。猶兮若畏四鄰，四鄰合攻，中央之主猶然不知所趣向者也。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睹，德趣不可見，^③亦猶此也。儼兮其若容，^④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保此道者不欲盈，盈必溢也。夫唯不盈，故能蔽不

① “兮”，《二十二子》本作“焉”。

② “若”，原作“者”，今據《集注》本校改。豫然：猶豫的樣子。度：通“渡”。

③ 陶鴻慶曰：“‘德趣’當爲‘意趣’。十七章注文云‘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與此同。”可備參考。

④ “容”，《古逸叢書》本作“客”。

新成。^① 蔽，覆蓋也。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真正也。萬物並作，動作生長。吾以觀復。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各反其所始也。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常之爲物，不偏不彰，無皦昧之狀、溫涼之象，^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③則物離其分，^④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知常容，無所不包通也。容乃公，無所不包通，則乃至於蕩然公平也。^⑤公乃王，蕩然公平，則乃至於無所不周普也。王乃天，無所不周普，則乃至於同乎天也。^⑥天乃道，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於極虛無也。道乃久，窮極虛無，得道之常，^⑦則乃至於不有極也。^⑧沒身不殆。

① “蔽不新成”，易順鼎謂當作“蔽而新成”：“蔽者，敝之借字。不者，而之誤字也。敝與新對，‘能敝而新成’者，即二十二章所云‘敝則新’，與上文‘能濁能清，能安而生’同意。”言之有理。

② “皦”，原作“敝”，今據《集注》本校改。

③ 陶鴻慶曰：“《釋文》出注‘則物離乎分’五字，云‘扶問反’，而不爲上句分字作音，則上句‘分’爲誤字無疑。以義求之，疑當作‘知’，其文云：‘失此以往，邪入乎知，則物離乎分。’”可備參考。

④ “其”字，據《二十二子》本校補。

⑤ 《尚書·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⑥ 《呂氏春秋·去私》：“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

⑦ “道”，《集注》本作“物”。

⑧ “不有極”，《二十二子》本作“不窮極”，《集注》本作“窮極”。不有極：即無極，久遠。

無之爲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① 用之於心，則虎兇無所投其齒角，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爲始，^②故下知有之而已。其次，親而譽之；不能以無爲居事，不言爲教；立善行施，^③使下得親而譽之也。其次，畏之；不能復以恩仁令物，^④而賴威權也。其次，侮之。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言從上也。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處不足，非智之所濟也。^⑤ 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無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應，故曰悠兮其貴言也。^⑥ 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失無爲之事，更以施慧立善，^⑦道進物也。智

① 《莊子·逍遙游》：“……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王弼貴“無”，視“無”爲最高本體，尊之崇之，爲其政治理念張本。

② “齒”，《集注》本作“爪”。易順鼎曰：“‘齒’，《永樂大典》作‘爪’，是也。五十章云‘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可證。”可備參考。

③ “行施”，《集注》本作“施化”。

④ “能復”，《二十二子》本作“復能”。

⑤ “濟”，《二十二子》本作“齊”。濟：彌補。

⑥ “悠”，《集注》本作“猶”。

⑦ “施”，原誤作“於”，今據《集注》本校改。

慧出，^①有大僞；行術用明以察奸僞，趣睹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則大僞生也。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甚美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同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②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③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聖智，才之善也；仁義，行之善也；^④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絕，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屬無以見其指^⑤，故曰“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⑥屬之於素樸寡欲。

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

① “智慧”，《二十二子》本作“慧智”。按，當作“智慧”，注文與之相合。

② 《呂氏春秋·論人》：“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與王注詞異而義同。

③ 此句疑原作“魚相忘於江湖之道絕(失)，則相濡之德生也”，“之德生”呼應“之道絕(失)”，如此則文義通洽。《莊子·大宗師》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從現象上看，相濡之德頗能感人，世人皆贊譽之，但卻未加探究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源，王弼在此借莊子之言佐證“甚美之名，生於大惡”之論。

④ “行”，原作“人”，今據《經典釋文》校改。全句“才”“行”“用”並列，“行”字若作“人”，於文義不治。

⑤ “不令之”之“之”，《集注》本無此字。

⑥ “令人”之“人”字，疑爲“之”之訛，或爲衍文。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下篇云，^①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然則學求益所能而進其智者也，^②若將無欲而足，何求於益？不知而中，何求於進？夫鸞雀有匹，^③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則憂。故續鳧之足，何異截鶴之脛？^④畏譽而進，何異畏刑？唯阿美惡，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以爲用也。荒兮，其未央哉！嘆與俗相返之遠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衆人迷於美進，惑於榮利，欲進心競，故熙熙若享太牢，^⑤如春登臺也。我獨怕兮，^⑥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兒之未能孩也。儻儻兮，若無所歸。若無所宅。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無不有懷有志，盈溢胸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廓然無爲無欲，若遺失之也。我愚人之心也哉！絕愚之人，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好欲，猶然其情不可睹，我頽然若此也。沌沌兮，無所別析，不可爲名。^⑦俗人昭昭，耀其光也。我獨若昏；^⑧俗人察察，分別、別析也。^⑨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情不可睹。颺兮若無止。無所繫繫。衆人皆有以，以，用也。皆欲有所施用也。而我獨頑似

① “云”字，據《集注》本校補。

② “學”下，《集注》本有“者”字。

③ “鸞”，《集注》本、《二十二子》本均作“燕”。武英殿本館臣按，“‘燕’，原本作‘鸞’，今據《永樂大典》校改”。由此亦可推知，武英殿本所據張之象本原作“鸞”。

④ 此句出自《莊子·駢拇》：“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⑤ “若”，《二十二子》本作“如”。熙熙：喜樂的樣子。河上公注：“熙熙，淫放多情欲也。”

⑥ “怕”，《二十二子》本作“泊”。

⑦ “名”，《二十二子》本作“明”。

⑧ “若昏”，《二十二子》本作“昏昏”。

⑨ 陶鴻慶曰：“此章經文，以有爲無爲對舉成義，上文注兩言‘無所別析’，疑此注‘分別’即‘有所’二字之誤。”可備參考。

鄙。^①無所欲爲，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也。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②貴末飾之華，故曰我獨欲異於人。

① 由注文“故曰頑且鄙”，疑王本經文原作“而我獨頑且鄙”（與傅奕本同）。

② “者”字，疑爲衍文。陶鴻慶曰：“‘人’下不當有‘者’字，即‘皆’字之誤而衍者。或當在‘食母’下。”末飾：無關緊要的裝飾。

卷之二

山陽王弼注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孔，空也。惟以空爲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恍惚，無形、不繫之嘆。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①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惚兮恍兮，^②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窈冥，深遠之嘆。^③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④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真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至真之極，不可

① 此句中兩“惚”字，原作“忽”，今據上句經文“惟恍惟惚”及注文“恍惚”之“惚”校改。

② 疑“惚兮惚兮”下誤脫“其中有物”。

③ “嘆”，疑爲“狀”字之訛誤。易順鼎曰：“《文選》沈約《鍾山詩》注引王注云‘窈冥，深遠貌’，據此知‘嘆’字爲‘狀’字之誤。”

④ 易順鼎曰：“‘其可’當作‘不可’，涉下‘其’字而誤。‘窈兮冥兮’，正不可得見之狀也。《文選·鍾山詩》注正作‘不可得見’。”可備參考。

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①其名不去”也。以閱衆甫。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於無哉？^② 以此知之也。

二十二章

曲則全，^③枉則直，洼則盈，弊則新；^④少則得，多則惑。自然之道亦猶樹也，轉多轉遠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真，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之也。^⑤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言暴疾美興不長也。故從事於道者，道者

① “自古及今”，《集注》本作“自今及古”。

② “始”字下，《集注》本有“皆始”二字，讀爲“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皆始於無哉？”

③ “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弊則新”各分句下，原分別有注文“不自見其明，則全也”；“不自是，則其是彰也”；“不自伐，則其功有也”；“不自矜，則其德長也”。當爲二十四章注文誤竄於此，今據易順鼎說移出。

④ “弊”，《二十二子》本作“敝”。

⑤ “之”字，疑爲衍文。

同於道，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爲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① 不言爲教，綿綿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得，少也；少則得，^②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③ 失者同於失。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言隨行其所，^④故同而應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⑤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物尚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⑥ 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不自見其明，則全也。^⑦ 自是者不彰，不自是，則其是彰也。自伐者無功，不自伐，則其功有也。自矜者不長。不自矜，則其德

① “君”，疑爲“居”之訛。六十三章王弼注曰：“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十七章注文亦謂“以無爲居事，不言爲教”。

② “得”，《集注》本作“德”。

③ 王弼以爲經文中的“德”字通“得”，與下面經文“失者同於失”之“失”相對。或疑王弼本此處經文本作“得者同於得”。

④ 陶鴻慶曰：“‘隨行其所’，當作‘隨其所行’，承上文行得行累而言。”言之有理。

⑤ “也”，《二十二子》本作“焉”。

⑥ “企”，通“跂”。河上公注謂“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則不可久立之道也”。

⑦ 自此句至“不自矜，則其德長也”共四句注文，底本原分別在二十二章經文“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各分句下，今據易順鼎說校移入。又，陶鴻慶曰：此句“當云‘不自見，則其明全也’，與下三節之注一律。”言之有理。

長也。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其唯於道而論之，^①若郤至之行，^②盛饌之餘也。本雖美，更可蕨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爲朘贅者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寂寥，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③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爲天下母也。^④吾不知其名，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強爲之名，曰大。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系於大。大有系則必有分，^⑤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⑥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

① 陶鴻慶曰：“‘唯’當爲‘在’字之誤。”可備參考。

② 郤至，姬姓，步氏，亦名步至，因采邑於温，時人稱温季。《左傳》成公十六年記載：“晉侯使郤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杜預注曰：“言郤至顯稱己功，所以明怨咎。”《國語·周語》亦記單襄公批評郤至“佻天之功以爲己力”。

③ 陶鴻慶曰：“‘而免殆’當作‘而不危殆’。永樂大典本‘免’正作‘危’，而奪去‘不’字。”可備參考。

④ “天下”，《集注》本作“天地”。

⑤ 陶鴻慶曰：“‘大’當爲‘夫’。”可備參考。

⑥ 陶鴻慶曰：“‘大’字當在‘不守’上。”如此則此句當作“大，不守一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文義通順。

也。逝曰遠，遠曰反。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① 逝，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②故曰“反”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爲大，與三匹，^③故曰“王亦大”也。域中有四大，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爲“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④ 道、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而王居其一焉。處人主之大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謂法則也。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⑤ 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及無儀，故轉相法也。道順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爲主。其一之者，主也。^⑥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君也。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以重爲本，故不離。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不以經心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① 陶鴻慶曰：“‘周’下奪一‘行’字。”可備參考。

② “體”，《集注》本作“志”。

③ 陶鴻慶曰：“‘亦復爲大，與三匹’，當作‘亦復與三大爲匹’。”可備參考。

④ 陶鴻慶曰：“‘曰域也’上奪‘故’字。”可備參考。

⑤ “乃”上，《集注》本有“方”字。

⑥ “其一之者”，《集注》本作“其一者”。

輕，不鎮重也。失本，爲喪身也。失君，爲失君位也。^①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善言無瑕謫，順物之性，不別不析，故無瑕謫可得其門也。善數不用籌策，因物之數，不假形也。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因物自然，^②不設不施，故不用關楗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爲始，故曰無棄人也。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矣。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舉善以師不善，^③故謂之師矣。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也。^④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⑤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

① “爲”，《集注》本作“謂”。

② “因物自然”，原作“自物因然”，今據《集注》本校改。

③ 陶鴻慶曰：“上‘師’字當作‘齊’。下節注云‘善人以善齊不善’，即承此。”可備參考。

④ 陶鴻慶曰：“‘以善棄不善’上奪‘不’字，經所謂‘無棄人’也。”可備參考。

⑤ 陶鴻慶曰：“‘物於’二字誤倒。‘不因於物’四字爲句。”言之有理。

於嬰兒。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爲天下之先者必後也，^①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式，模則也。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忒，差也。復歸於無極。不可窮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全其所處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取，常處其母也。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樸，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以善爲師，不善爲資，移風易俗，復使歸於一也。^② 故大制不割。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爲心，故無割也。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爲，造爲也。^③ 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故謂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此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爲執割也。聖人達自然之至，^④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

① “者”，原作“也”，今據《集注》本校改。

② 《集注》本無“使”字。

③ 此條注文原缺，今據《集注》本校補。

④ 陶鴻慶曰：“‘至’當爲‘性’字之誤。上節注云：‘萬物以自然爲性’。”可備參考。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於天下，况人主躬於道者乎？其事好還。爲治者務欲立功生事，^①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爲，故云“其事好還”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荆棘生也。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矣。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吾不以師道爲尚，不得已而用，何矜驕之有也？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爲強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壯，武力暴興也，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②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③ 戰勝，以喪

① “治”，原作“始”，今據《集注》本及《經典釋文》校改。

② 陶鴻慶曰：“‘必’字當在‘早已’上。”可備參考。

③ “悲哀”，《二十二子》本作“哀悲”。

禮處之。疑此非老子之作也。^①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②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道無形不系，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③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隤然不偏，^④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刀之末，^⑤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⑥川谷之以求江與海，^⑦非江海召之，不召不

① 此條注文底本原無，今據《集注》本校補。此注亦見於宋董思靖《道德真經集解》。晁說之《王弼道德經注》題跋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可為此條注文之佐證。

② “樸雖小”三字，原脫，今據《二十二子》本校補。

③ “使”，《集注》本作“君”。

④ “隤”，原作“憤”，今據《經典釋文》校改。易順鼎曰：“據《釋文》，‘憤’當作‘隤’。《易·下系》：‘夫坤，隤然示人簡矣。’虞注：‘安也。’王義當同，故云‘隤然不偏’。‘憤’，亂也，非其義。”

⑤ 《左傳·昭公六年》：“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⑥ “與”，《二十二子》本作“於”。

⑦ 《二十二子》本無“以”字。陶鴻慶曰：“‘川谷之求江與海’，‘求’字不當有。本作‘川谷之與江海’，因‘與’字誤倒在下，後人妄增‘求’字以足句耳。”可備參考。

求而自歸者。^①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者，智而已矣；^②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用其智於人，未若用其智於己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己也。明用於己，則物無避焉；力用於己，則物無改焉^③。知足者富，知足自不失，^④故富也。強行者有志。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強行者有志”矣。不失其所者久，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獲久長矣。死而不亡者壽。雖死而以爲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况身存而道不卒乎？

三十四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言道泛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⑤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其所，^⑥若道無施於物，故名於小

① 陶鴻慶曰：“‘自歸者’下當有‘也’字。‘世’即‘也’字之誤。隸書‘世’、‘也’二字極相似。”可備參考。

② “智”上，《集注》本有“自”字。

③ “改”，疑爲“攻”之訛誤。

④ “足”下，《集注》本有“者”字。

⑤ “所由”，原作“由所”，今據《二十二子》本校改。

⑥ “其”字，今據《二十二子》本校補。

矣。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萬物皆歸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由，此不爲小，故復可名於大矣。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天象之母也，不炎不寒，^①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往而不害，安平大。^②無形無識，不偏不彰，^③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言乃更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則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爲大，以除將物也，故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歛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④愈益而已反危。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

① “不炎”二字，今據陶鴻慶說校補。陶鴻慶曰：“‘不寒’上奪‘不炎’二字。……四十一章注文云：‘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王弼《老子指略》中亦有“不炎不寒，不柔不剛”之句。

② “大”，古通“太”；《二十二子》本作“太”。

③ “偏”，原作“徧”，今據《二十二子》本校改。

④ “改”，疑爲“攻”字之訛誤。

可以示人。利器，利國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形以理物，^①器不可睹而物各得其所，^②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利國器而立刑以示人，^③亦必失也。^④

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順自然也。而無不爲，萬物無不由爲以治以成之也。^⑤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無名之樸，不爲主也。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無欲競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① “形”，《二十二子》本作“刑”。

② “所”，《永樂大典》本作“性”。

③ “刑”，《集注》本作“形”。

④ “也”，《集注》本作“矣”。

⑤ 陶鴻慶曰：“此注之文有錯亂，元文當云‘無不爲，萬物由之以始以成也’。乃先疊文，而後釋其義。‘由之’承上文‘無爲’而言，萬物之始成由於無爲，故曰無爲而無不爲也。句中‘之’字非衍，但誤倒耳，古逸本刪‘之’字，文雖較順而實非其旨。一章及二十一章注皆云‘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明‘治’爲‘始’之誤。”可備一說。

卷之三

山陽王弼注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①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至睹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②則一體不能自全，

① 語出《周易·復》彖辭“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周易注》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

② 《集注》本無“有其心”之“其”字。

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爲。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① 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

至於無以爲，極下德之量，^②上仁是也，足及於無以爲而猶爲之焉。^③ 爲之而無以爲，故有爲爲之患矣。本在無爲，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僞亦必生。不能不爲而成，不興而治，則乃爲之，故有弘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愛不能兼，則有抑抗正直而義理之者，^④忿枉祐直，助彼攻此物事而有以心爲矣，故“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直不能篤，^⑤則有游飾修文禮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責往來，則不對之間忿怒生焉，故“上禮爲之而莫之應，^⑥則攘臂而扔之”。

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盛業大富而有萬物，^⑦猶各得其德而未能自周也。^⑧ 故天不能爲載，地不能爲覆，人不能爲瞻。萬物雖貴以無爲用，不能舍無以爲體也。不能舍無以爲體，則失其爲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爲用，德其母，^⑨故能己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

① “偏”，《二十二子》本作“徧”。按，依文義當作“偏”。

② “下德”下，原衍“下”字，今據《集注》本校刪。

③ “足”，《集注》本作“是”。

④ “直”，原作“真”，今據《集注》本校改。

⑤ “篤”，《集注》本作“售”。

⑥ “禮”，《二十二子》本作“德”。

⑦ “雖”下，《二十二子》本無“德”字。“富”下，《集注》本無“而”字。

⑧ “得”，《集注》本作“有”。“猶各得其德”以下，自“而未能自周也”至“萬物”共二十四字，《二十二子》本缺。按，《經典釋文·老子音義》於“敬校”與“治蕝”之間出“爲瞻”，說明陸德明所見本亦當有此二十四字。

⑨ “德”上，《集注》本有“則”字。

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簡不暢，^①責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爲之猶僞，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禮者，^②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人而識也，即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爲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德其情，^③奸巧彌密；雖豐其譽，愈喪篤實。勞而事昏，務而治蕝，雖竭聖智而民愈害。捨己任物，則無爲而泰；守夫素樸，則不順典制。耽彼所獲，^④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苟得其爲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義可顯，^⑤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⑥鎮之以無名，^⑦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各任其貞，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載，捨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誠焉，^⑧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⑨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爲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爲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爲之，豈足處也？

① “暢”，原作“陽”，今據《集注》本校改。

② “夫”，《集注》本作“失”。

③ 德：通“得”，《集注》本作“得”。

④ “耽”，原作“聽”，今據《經典釋文》校改。

⑤ “故”下，《二十二子》本有“名”字，疑涉上文而衍。

⑥ 《莊子·天地》云：“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

⑦ 三十七章經文云：“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⑧ “仁則誠焉”四字，《集注》本作“則仁失誠焉”五字。從文義看，以《集注》本爲安。

⑨ 遠《經典釋文》謂“一本作‘棄’。”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爲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①既成而舍一以居成，^②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歇、竭、滅、蹶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盈、生、貞。天無以清將恐裂，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則清不失，用清則恐裂也。故爲功之母，不可捨也。是以皆無用其功，恐喪其本也。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譽無譽。^③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清不能爲清，盈不能爲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④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貴乃以賤爲本，高乃以下爲基，故致數譽乃無譽也。玉石碌碌珞珞，^⑤體盡於形，故“不欲”也。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有以無爲用，此其反也。

① 《集注》本無“皆”字。

② “一”字原脫，今據《集注》本校補。

③ 兩個“譽”字，《二十二子》本皆作“興”，注文同。

④ 《韓非子·五蠹》：“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

⑤ “珞珞”，《集注》本作“落落”。“碌碌珞珞”，河上公注謂“碌碌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

動皆知其所無，^①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弱者道之用。柔、弱同通不可窮極。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下之物，皆以有爲生，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有志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建”，猶“立”也。明道若昧，光而不耀。^②進道若退，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夷道若類。類，坳也。^③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類也。上德若谷，不德其德，無所懷也。太白若辱^④，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廣德若不足，廣德不盈，廓然無形，不可滿也。建德若偷，偷，匹也。建德者，^⑤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質真若渝。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⑥大方無隅，方而不割，^⑦故無隅也。大器晚成，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⑧故必晚成也。

① “知”，《集注》本作“之”。王弼《老子指略》云：“凡物之所以存，乃反其形；功之所以克，乃反其名。夫存者不以存爲存，以其不忘亡也；安者不以安爲安，以其不忘危也。”

② 王弼注謂“以光鑑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慝也”。

③ “坳”，《廣雅·釋詁》謂“坳，深也”。

④ “太”，《二十二子》本作“大”。

⑤ 建：通“健”。

⑥ 渝：通“窳”，空無。按，經文“質真若渝”之“渝”，高亨先生謂“借爲窳。《說文》：‘窳，空中也。’”（高亨著，華鍾彥校《老子注譯》，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6頁）注文義同。

⑦ 王弼注曰：“以方導物，捨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

⑧ 陶鴻慶曰：“‘全’蓋‘分’字之誤。”言之有理。不持分別，即二十章注文所謂“無所別析”之意。

大音希聲，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① 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大象無形，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凡此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形，^②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加機匠之裁，^③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④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⑤ 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冲氣一焉。^⑥ 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爲主，一何可捨？愈多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虛言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而

① 陶鴻慶曰：“‘不可得聞之音也’句上，當有‘大音’二字。”可備參考。

② “其”下，原衍“成”字，據《集注》本校刪。十四章王弼注謂“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亦可爲旁證。

③ “加”，《二十二子》本作“如”。

④ “由”，《集注》本作“因”。

⑤ “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疑是後學對王弼注的批語誤竄入注文。此言當是針對“一可謂無”而來，意思是說，既已稱爲“一”，豈可同時以“無”言之乎？

⑥ 《說文》：“冲，涌搖也。”《莊子·田子方》：“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用夫自然，^①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必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強梁則必不得其死。^②人相教為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為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耶，若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為教父也。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於經。^③無有人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身與貨孰多？貪貨無厭，其身必少。得與亡孰病？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為病也？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衆，為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① 陶鴻慶曰：“‘我之’下奪‘教’字，‘人’字又誤脫在下。當云：‘我之教人，非強使從之也。’”可備參考。

② 強梁，河上公注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

③ “不出”下，《集注》本無“於經”二字。又，清人于鬯疑此句原作“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經”，下面經文“無有”上當有“出於”二字，此二字是正文而雜於注中者。他考證說，《淮南子·原道訓》引老聃之言，正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閑”，是其明據。兩句對文，承上“至柔”而言，義甚明曉（參見于鬯《香草續校書》，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3頁），可備參考。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隨物而成，不爲一象，故“若缺”也。^①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盈充足，^②隨物而與，無所愛矜，故“若冲”也。大直若屈，隨物而直，直不在一，^③故“若屈”也。大巧若拙，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爲異端，故“若拙”也。大辯若訥。大辯因物而言，已無所造，故“若訥”也。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躁罷然後勝寒，靜無爲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惟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治田糞也。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④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① 《集注》本此條注文是：“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困弊之時。”與他本不同。缺《說文》謂“器破也”。

② “充”，《二十二子》本作“冲”。

③ “不”，原誤作“下”，今據《二十二子》本校改。

④ 王弼把貪心與知足作爲判定天下“有道”、“無道”的標準。“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是“有道”的表現，王弼在《周易注·履》卦中也指出道是“處虛”、“尚謙”、“惡盈”、“惡貪”的；而“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則是“無道”的表現。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同歸也，^①慮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②故不出戶窺牖而可知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無在於一，而求之於衆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③如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慮可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④不爲而成。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爲而使之成矣。

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爲道日損。務欲反虛無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動常因也。及其有事，自己造也。不足以取天下。失統本也。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動常因也。善者吾善之，不

① “而同歸也”，《集注》本作“而其歸同也”。

② “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語出十四章經文“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③ 語出十四章經文“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④ “名”，疑爲“明”之訛誤。

善者吾亦善之，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德善。無棄人也。^①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歛歛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②各用聰明。聖人皆孩之。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③能者與之，資者取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則可冕旒充目而不懼於欺，^④黈纆塞耳而無戚於慢，又何爲勞一身之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競以不信應之。^⑤ 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⑥ 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則窮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己者也。^⑦ 如此則己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己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⑧ 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歛歛焉心無所主也，爲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其情矣。人無爲捨其所能而爲

① 語出二十七章經文“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② 《二十二子》本無“百姓皆注其耳目”七字。按，劉國鈞先生說：“予於故宮博物院園，見進呈之聚珍本，用墨補書此七字，可見張之象本原有此句，聚珍本於排印時偶脫去，遂致沿誤。”（劉國鈞《老子王弼注校記》，載《國學季刊》第八卷第一期。）

③ 《集注》本無“者”字。

④ “充”，《集注》本作“垂”。

⑤ “以”下，《二十二子》本有“其”字。關於這句注文，陶鴻慶曰：“‘物亦競以其明應之’，‘應’當爲‘避’；‘以不信察物’，‘察’當爲‘求’。下文云：‘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承此言。”可備參考。

⑥ “在”，義同“任”。《淮南子·詮言訓》云：“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

⑦ “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己者也”，《集注》本作“未有能使人無用智者，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於己者也”。《淮南子·詮言訓》云：“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

⑧ 《莊子·胠篋》謂“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罔罟、罾筴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

其所不能，捨其所長而爲其所短，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

五十章

出生入死。出生地，入死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①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② 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爲生，^③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甚乎兕虎，而令兵戈無所容其鋒刃，虎兕無所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蜃蟪以淵爲淺而鑿穴其中，鷹鷂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矰繳不能及，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真，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④信矣。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

① “十”前，《二十二子》本有“亦”字。

② “十分亦有三耳”，《二十二子》本作“亦十分有三耳”。

③ “無以生爲生”，原作“無以主爲生”，今據《古逸叢書》本校改。又，陶鴻慶曰：“‘無以生爲生’，下‘生’字不當有。七十五章經云：‘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可備參考。

④ 五十五章經文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①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稱焉。^②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尊；^③失之則害，不得不貴也。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命”並作“爵”。^④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謂成其實，^⑤各得其庇蔭，不傷其體矣。生而不有，爲而不恃，爲而不有。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故謂之“玄德”也。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善始之，則善養畜之矣。故天下有始，則可以爲天下母矣。既知其母，^⑥復知其子；^⑦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⑧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捨本以逐末也。塞其兌，閉其門，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終

① 陶鴻慶曰：“於道言‘由’，於物不當言‘由’。本作‘何因而形？物也。’下文云‘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承此言。”可備參考。

② “稱”，《集注》本作“道”。

③ “失尊”二字，原誤倒，以致於文義不通，今據陶鴻慶說乙正。陶鴻慶曰：“‘失’‘尊’二字誤倒。原文當云：‘由之乃得，故不得不尊；失之則害，故不得不貴也。’”

④ 《集注》本在經文“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下謂“明皇、王弼二本‘命’並作‘爵’”，由此推斷，此語當是校者的按語誤入王弼注文者。

⑤ “實”，《集注》本作“質”。

⑥ “知”，《二十二子》本作“得”。

⑦ “復”，《二十二子》本作“以”。

⑧ “身”，原誤作“其”，今據《二十二子》本校改。

身不勤。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不閉其原而濟其事，^①故雖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爲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用其光，顯道以去民迷。復歸其明，不明察也。無遺身殃，是謂習常。^②道之常也。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③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爲之是畏也。^④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捨之而不由，好從邪徑，况復施爲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朝，宮室也。除，潔好也。田甚蕪，倉甚虛；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⑤設一而衆害生也。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⑥盜夸也；貴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夸也。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⑦固其根而後營其末，故“不拔”也。善抱

① 原，“源”的本字。

② “謂”，《二十二子》本作“爲”。

③ 介，高亨先生以爲當讀爲“黠”（參見高亨著，華鍾彥校《老子注譯》，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16 頁）。

④ 《集注》本無“之”字。施爲河上公注曰：“獨畏有所施爲，失道意。欲賞善，恐僞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

⑤ “虛”下，《集注》本有“矣”字。

⑥ “得之”下，原無“盜夸也貴而不以其道得之”十一字，今據《集注》本校補。

⑦ “者”字原脫，今據《二十二子》本校補。

者不脫，不貪於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子孫以祭祀不輟。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①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彼皆然也。以天下觀天下。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螫人之物無犯之也。^② 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骨弱筋柔而握固，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周固。^③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④ 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渝其真。柔弱不爭而不摧折，皆若此也。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嘎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物以和爲常，故知和則得常也。知常曰明，不皦不昧，不溫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

① “轉”，《集注》本作“博”。

② “故毒螫人之物無犯之也”，原作“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集注》本作“毒螫之之物無犯於人也”。今據《集注》本及陶鴻慶說校改。陶鴻慶曰：“‘毒蟲之物’，疑當作‘毒螫人之物’。‘無犯之人’，‘人’字衍，即上句‘人’字誤奪在下者。”

③ “周”，《集注》本作“堅”。周固：猶堅固。

④ “全”，帛書本經文作“媮”。男嬰生殖器。

益生曰祥，生不可益，益之則夭也。心使氣曰強。心宜無有，使氣則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因自然也。言者不知。造事端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含守質也。解其分，除爭原也。和其光，無所特顯，則物無偏爭也。^① 同其塵，無所特賤，則物無偏耻也。^② 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也。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也。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故爲天下貴。無物可以加之也。^③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兵起也。^④ 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⑤ 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

① “則物無偏爭也”，《二十二子》本“物無”下有“所”字；《集注》本作“則物物無偏爭也”。

② “則物無偏耻也”，《二十二子》本“物無”下有“所”字；《集注》本作“則物物無偏耻也”。

③ “也”，《集注》本作“者”。

④ “兵”，原作“正”，今據《集注》本校改。“也”，原誤作“九”，今據《集注》本校改。

⑤ 《集注》本無“又”字。

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①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國家弱。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民多智慧則巧僞生，巧僞生則邪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耻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多。^② 皆捨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正可舉，^③ 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奸僞，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④ 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正復爲奇，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⑤ 故曰“正復爲奇”。善復爲妖。立善

① “至於”下，疑脫“以”字，當作“故必至於以奇用兵也”。

② 疑“多”字爲衍文，“而國愈昏”在句式上照應“而民彌貧”。又，陶鴻慶曰：“‘昏多’爲‘昏弱’之誤。上節‘國家滋昏’注云‘民強則國家弱’。”可備參考。

③ “正”，《二十二子》本作“政”。

④ “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集注》本作“唯無正可舉，無刑可名”。（按，《集注》本此條注文誤作“雱曰”，實當爲“弼曰”。因下面又有“雱曰”，一句經文下不當有兩“雱曰”。）

⑤ 《集注》本無“曰”字。

以和萬物，^①則便復有妖之患也。^②人之迷，其日固久。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責。是以聖人方而不割，以方導物，捨去其邪，^③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廉而不劓，廉，清廉也。劓，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④令去其污，不以清廉劓傷於物也。直而不肆，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⑤所謂“大直若屈”也。^⑥光而不耀。以光鑑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匿也，^⑦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

① “萬物”，《集注》本無“萬”字。

② “則便復有妖之患也”，《集注》本作“則便復有妖，妖佞之患也”。

③ 陶鴻慶曰：“‘捨去其邪’，依下二節注，當作‘令去其邪’。”言之有理。

④ “清民”下，《集注》本無“令去其邪”四字。陶鴻慶以為“涉上文而衍”。

⑤ “沸”，《經典釋文》作“拂”。

⑥ “大”字原脫，今據《集注》本校補。

⑦ “匿”，《二十二子》本作“慝”。

卷之四

山陽王弼注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莫如，^①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夫唯嗇，是謂早服，^②早服常也。早服謂之重積德。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者也。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道無窮也。莫知其極，可以有國；以有窮而莅國，非能有國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① “如”，《二十二子》本作“若”。

② “早服”，《集注》本作“早復”，注文同。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不擾也。^① 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得衆心矣。^②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則其鬼不神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道洽，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爲神。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猶云非獨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夫恃威網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聖之爲神聖，道之極也。^③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聖合道，交歸之也。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天下之交，天下所歸會也。^④ 天下之牝。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以其靜，故能爲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

① 河上公注曰：“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韓非子·解老》曰：“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

② “得”，《集注》本作“感”。

③ 蕭天石《道德經聖解》稱王弼此節注“解極精要。夫聖人以道莅天下，不以苛政苦民，不以虐政擾民，不以暴政害民，不以嚴刑峻法威天下，不以多事多役困天下；則自上下咸歸於道，咸安於無事，而和氣致祥，則雖與鬼神爲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亦必樂相與而道化！”（蕭天石《道德經聖解》，自由出版社 1983 年增訂版，第 403 頁。）

④ “所歸會也”，《集注》本作“之所歸會者也。”

復能爲下，故物歸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則附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大國納之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言唯修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①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大者宜爲下。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各得其所，則大者宜爲下”也。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奧，猶曖也，可得庇蔭之辭。善人之寶，寶以爲用也。不善人之所保。保以全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之。美言之則可以奪衆貨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不善，當保道以免放。^② 故立天子，置三公，言以尊行道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爲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無所而不施，故爲天下貴也。

^① 陶鴻慶曰：“‘各得其所’下，當有‘欲’字。下節注皆云‘各得其所欲’。”可備參考。

^② 陶鴻慶曰：“‘放’爲‘於’字之誤，下又奪‘罪’字。其文云：‘不善當保道以免於罪。’‘免於罪’，依下節經文‘有罪以免’爲說也。”可備參考。

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故終無難矣。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謀之無功之勢，^①故曰“易”也。其脆易泮，其微易散。雖失無人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興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慎終也。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焉；微而不散，則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爲之於未有，謂“其安”、“未兆”也。治之於未亂。謂“微”、“脆”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當以慎終除微、慎微除亂，而以施爲治之，形名執之，^②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不慎終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好欲雖微，爭尚爲之

^① “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語出《周易·系辭下》：“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② “形”，《集注》本作“刑”。

興；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爲之起也。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學者，^①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明，謂多見巧詐，^③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多智巧詐，故難治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④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當務塞兌閉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⑤思惟密巧，奸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稽，^⑥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可廢。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反其真也。然後乃至大順。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① “喻於”下原有“不”字，今據《古逸叢書》本校刪。

② 《二十二子》本無“所”字。

③ 陶鴻慶曰：“‘多見’當爲‘多智’，下節注云：‘多智巧詐，故難治也。’”可備參考。

④ 以上兩句話，陶鴻慶疑原文當作：“智猶巧也。以智巧治國，乃所以賊之，故謂之賊也。”可備參考。

⑤ 陶鴻慶曰：“‘防隨’二字當倒乙，承上文‘復以巧術防民之僞’而言。”言之有理。

⑥ “稽”與下面“稽式”之“稽”，《集注》本均作“楷”。

是以聖人欲上民，^①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為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②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儉，故能廣；節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唯後、外其身，為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為天下利，為物之長也。今舍慈且勇，“且”，猶“取”也。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相愍而不避於難，故勝也。^③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士，卒之帥也。武，尚先陵人也。善戰者不怒，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善勝敵者不與，不與爭也。^④ 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用人而不為

① 《二十二子》本無“聖人”二字。

② “夫”字，原誤竄入“故曰”兩字之間，今據《二十二子》本校改。

③ “勝”，原作“正”，今據《二十二子》本校改。按，六十九王弼注亦云：“哀者必相惜而不趣利避害，故必勝。”

④ 此句疑原作“與，爭也”。“與”字有相敵、相爭的含義，《漢書·高帝紀》“上曰：‘吾知與之矣’”即其例。

之下，則力不爲用也。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彼遂不止。攘無臂，扔無敵，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不敢爲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言無有與之抗也。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①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寶，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抗，舉也。加，^②當也。哀者必相惜而不趣利避害，^③故必勝。^④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可不出戶窺牖而知，^⑤故曰“甚易知”也。無爲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於躁欲，^⑥故曰“莫之能知”也。迷於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言有宗，事有君。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⑦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以其

① 這句經文中兩處“輕敵”，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乙本均作“無敵”。

② “加”，《集注》本作“若”。

③ 宋林希逸云：“哀者戚然不以用兵爲喜，‘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則非哀者矣。”（《道德真經口義》卷四）

④ 六十七章王弼注亦曰：“相愍而不避於難，故勝也。”

⑤ “不出戶窺牖而知”，語出四十七章經文“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⑥ “惑”，原作“或”，今據《集注》本校改。

⑦ “物”，《集注》本作“事”。

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唯深，^①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②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真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③故難知而為貴也。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病病者，知所以為病。^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清淨無為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離其清淨，^⑤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僻，威不能復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

① “唯深”，語出《周易·系辭上》：“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② 陶鴻慶曰：“‘亦’當為‘益’字之誤。‘知我益希，我益無匹’，二句語氣相承。”言之有理。

③ “渝”，宋李霖《道德真經取善集》卷十一引作“顯”。

④ 此條注文原缺，今據《集注》本校補。此句意思是說，把病視為病的人，明白病的原因。

⑤ “離”，原作“雖”，今據《集注》本校改。

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①無厭其所生”，^②言威力不可任也。夫唯不厭，不自厭也。是以不厭。不自厭，是以天下莫之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不自見其所知，以耀光行威也。^③自愛不自貴。自貴，則物狎厭居生。^④故去彼取此。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必不得其死也。勇於不敢則活，必齊命也。^⑤此兩者或利或害。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⑥其唯聖人。夫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况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猶難之”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夫唯不爭，^⑦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言而善應，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善應也。不召而自來，處下則物自歸。緝然而善謀。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誠，^⑧安而不忘危，未召而謀之，^⑨故曰“緝然而善謀”也。^⑩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① “狎”，《集注》本作“狹”。

② “厭”，《說文》：“厭，笮也。”段玉裁注：“笮者，迫也。此義今人字作壓。乃古今字之殊。”

③ “威”，《集注》本作“藏”。

④ “狎”，《集注》本作“狹”。

⑤ “齊”，《集注》本作“濟”。

⑥ “言誰能知天意耶”，原作“言誰能知天下之所惡意故邪”，今據《列子·力命》篇張湛注校改。陶鴻慶曰：“《列子·力命》篇引此經文，張注引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其唯聖人也。’可據以訂正。”

⑦ “夫唯”，原誤作“天雖”，今據《集注》本校改。

⑧ “設誠”，原作“設誠”，今據《集注》本校改。

⑨ “未兆”，原作“未召”，今據《集注》本校改。

⑩ “緝”，《集注》本作“坦”。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詭異亂群謂之“奇”也。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①夫代大匠斫者，稀有不傷其手矣。為逆，順者之所惡忿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②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③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強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木強則折。^④物所加也。強大處下，木之本也。^⑤柔弱處上。枝條是也。

①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原作“夫司殺者，是大匠斫”，今據《二十二子》本校改。

② 河上公注曰：“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③ 此句下，《集注》本有“疑此非老子之所作”八字。

④ “折”，原作“共”，今據《列子·黃帝》篇校改。《列子·黃帝》篇：“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二十二子》本作“兵”。

⑤ “木”，《集注》本作“大”。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與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唯無身無私乎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言誰能處盈而全虛、損有以補無？^①和光同塵，蕩而均者，唯有道也。是以聖人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以，用也。其，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無物可以易之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以和之，^②其傷不復，故必有餘怨也。^③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左

① “誰能”，原作“唯能”，今據陶鴻慶說校改。陶鴻慶曰：“‘唯能’乃‘誰能’之誤，‘其道’乃‘有道’之誤，順經文解之。”

② “德以和之”，《二十二子》本作“德和之”。

③ 《二十二子》本無“必”字。

契，^①防怨之所由生也。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無德司徹。徹，司人之過也。^②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八十章

小國寡民，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之，當何患不足也。^③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所欲求。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實在質也。美言不信。本在樸也。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極在一也。博者不知。聖人不積，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既以爲人已愈有，物所尊也。既以與人已愈多。物所歸也。天之道，利而不害；動常生成之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順天之利，不相傷也。

① 河上公注曰：“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但刻契爲信，不責人以他事。有德之君，司契察信而已。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

② 徹《廣雅·釋詁》：“徹，稅也。”

③ 《二十二子》本無“當”字。

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於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予於是知弼本深於老子，而《易》則末矣。其於《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於《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嗚呼，學其難哉！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①猶近於古歟。其文字則多誤謬，殆有不可讀者，令人惜之。嘗謂弼之於《老子》，張湛之於《列子》，郭象之於《莊子》，杜預之於《左氏》，范寧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弼書，並以記之。

政和乙未十月丁丑，嵩山晁說之廊時記。

^① “析”，原作“折”，今據《二十二子》本校改。

克伏誦咸平聖語有曰：“老子《道德經》，治世之要，明皇解雖燦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真得老氏清淨之旨。”克自此求弼所注甚力，而近世稀有，蓋久而後得之。往歲攝建寧學官，嘗以刊行，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題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無篇目，克喜其近古，繕寫藏之。乾道庚寅分教京口，復鏤板以傳。若其字之謬訛，前人已不能證，克焉敢輒易，姑俟夫知者。

三月二十四日，左從事郎充鎮江府府學教授熊克謹記。

附 錄

老子指略^①

夫物之所以生，^②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不溫不涼，不宮不商。聽之不可得而聞，視之不可得而彰，體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嘗。故其爲物也則混成，爲象也則無形，爲音也則希聲，爲味也則無呈。故能爲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經也。若溫也則不能涼矣，宮也則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聲者，非大音也。然則，四

① 《三國志·魏書·鍾會傳》裴注引何劭《王弼傳》：“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在《老子》王弼《注》二卷下，謂“又作《老子指略》一卷”，《新唐書·藝文志》錄題爲《老子指例略》二卷，《宋史·藝文志》錄題爲《道德略歸》一卷，晁氏《郡齋讀書志》錄題爲《老子略論》。宋朝以後史書不見記載，可能已經佚失。據近人王維誠考證，雖然標明著者的《老子指略》佚失了，但卻在宋朝張君房所集的《雲笈七籤》所載的《老君指歸略例》和明朝正統《道藏》中的《老子微旨例略》一卷中保存了下來。（參見王維誠《魏王弼撰〈老子指略〉佚文之發現》，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七卷第三期。）王弼的《老子指略》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對於理解其《道德經注》也頗有參考價值。這裏所用的底本是《道藏》中的《老子微旨例略》（此據嚴靈峰輯《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第十一冊影印本）。

② “夫”，原作“天”，今據《雲笈七籤》校改。

象不形，則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則大音無以至。四象形而物無所主焉，則大象暢矣；五音聲而心無所適焉，則大音至矣。故執大象則天下往，用大音則風俗移也。無形暢，天下雖往，往而不能釋也；希聲至，風俗雖移，移而不能辯也。是故天生五物，無物爲用；聖行五教，不言爲化。是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剛；五教之母，不皦不昧，不恩不傷。雖古今不同，時移俗易，此不變也；所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也。天不以此，則物不生；治不以此，則功不成。故古今通，終始同，執古可以御今，御今可以知古始，此所謂常者也。無皦昧之狀，溫涼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物生功成，莫不由乎此，故“以閱衆甫”也。^①

夫奔電之疾，猶不足以一時周；御風之行，猶不足以一息期。善速在不疾，善至在不行。故可道之盛，未足以官天地；有形之極，未足以府萬物。是故嘆之者不能盡乎斯美，^②咏之者不能暢乎斯弘。名之不能當，稱之不能既；名必有所分，稱必有所由；有分則有不兼，有由則有不盡；不兼則大殊其真，不盡則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夫道也者，取乎萬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蹟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彌綸而不可極也；遠也者，取乎綿邈而不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然則道、玄、深、大、微、遠之言，各有其義，未盡其極者也。然彌綸無極，不可名細；微妙無形，不可名大。是以篇云：字之曰道，謂之曰玄，

① 二十一章王弼注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

② “美”，原作“羨”，今據《雲笈七籤》校改。

而不名也。然則，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離其真，爲之者敗其性，執之者失其原矣。是以聖人不以言爲主，則不違其常；不以名爲常，則不離其真；不以爲爲事，則不敗其性；不以執爲制，則不失其原矣。

然則《老子》之文，欲辯而詰者，則失其旨也；欲名而責者，則違其義也。故其大歸也，論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極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爲，損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賤夫巧術，爲在未有；無責於人，必求諸己。此其大要也。而法者尚乎齊同。而刑以檢之。名者尚乎定真，而名以正之。儒者尚乎全愛，而譽以進之。墨者尚乎儉嗇，而矯以立之。雜者尚乎衆美，而總以行之。夫形以檢物，巧僞必生；名以正物，理恕必失；譽以進物，爭尚必起；矯以立物，乖違必作；雜以行物，穢亂必興。斯皆用其子而棄其母。物失所載，未足守也。然致同塗異，至合趣乖，而學者惑其所致，迷其所趣。觀其齊同，則謂之法；睹其定真，則謂之名；察其純愛，則謂之儒；鑑其儉嗇，則謂之墨；見其不係，則謂之雜。隨其所鑑而正名焉，順其所好而執意焉。故使有紛紜悞錯之論，殊趣辯析之爭，^①蓋由斯矣。

又其爲文也，舉終以證始，本始以盡終；^②開而弗達，導而弗牽。^③ 尋而後既其義，推而後盡其理。善發事始以首其論，明夫會歸以終其文。故使同趣而感發者，莫不美其興言之始因而演焉；異旨而獨構者，莫不說其會歸之徵以爲證焉。夫塗雖殊，必同其歸；慮雖百，必均其致；而舉夫歸致以

① “析”，原作“拊”，今據《雲笈七籤》校改。

② “本”，原作“不述”，今據《雲笈七籤》校改。

③ “牽”，原作“率”，今據《雲笈七籤》校改。

明至理，故使觸類而思者莫不欣其思之所應，以爲得其義焉。

凡物之所以存，乃反其形；功之所以克，乃反其名。夫存者不以存爲存，以其不忘亡也；安者不以安爲安，以其不忘危也。故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安其位者危，不忘危者安。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此道之與形反也。安者實安，而曰非安之所安；存者實存，而曰非存之所存；侯王實尊，而曰非尊之所爲；天地實大，而曰非大之所能；聖功實存，而曰絕聖之所立；仁德實著，而曰棄仁之所存。故使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忿其言焉。夫欲定物之本者，則雖近而必自遠以證其始；欲明物之所由者，則雖顯而必自幽以叙其本。故取天地之外，以明形骸之內；明侯王孤寡之義，而從道一以宣其始。故使察近而不及流統之原者，莫不誕其言以爲虛焉。是以云云者各申其說，人美其亂。或迂其言，或譏其論，若曉而昧，若分而亂，斯之由矣。

名也者，定彼者也；稱也者，從謂者也；名生乎彼，稱出乎我。故涉之乎無物而不由，則稱之曰道；求之乎無妙而不出，則謂之曰玄。妙出乎玄，衆由乎道。故生之畜之，不壅不塞，通物之性，道之謂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有德而無主，玄之德也。玄，謂之深者也；道，稱之大者也。名號生乎形狀，稱謂出乎涉求。名號不虛生，稱謂不虛出。故名號則大失其旨，稱謂則未盡其極。是以謂玄則“玄之又玄”，稱道則“域中有四大”也。

《老子》之書，其幾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觀其所由，尋其所歸，言不遠宗，事不失主。文雖五千，貫之者一；義雖廣瞻，衆則同類。解其一言而蔽之，則無幽而

不識；每事各爲意，則雖辯而愈惑。嘗試論之曰：夫邪之興也，豈邪者之所爲乎？淫之所起也，豈淫者之所造乎？故閑邪在乎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華，不在茲章；絕盜在乎去欲，不在嚴刑；止訟在乎不尚，不在善聽。故不攻其爲也，使其無心於爲也；不害其欲也，使其無心於欲也。謀之於未兆，爲之於未始，如斯而已矣。故竭聖智以治巧僞，未若見質素以靜民欲；興仁義以敦薄俗，未若抱朴以全篤實；多巧利以興事用，未若寡私欲以息華競。故絕司察，潛聰明，去勸進，翦華譽，棄巧用，賤寶貨，唯在使民愛欲不生，不在攻其爲邪也。故見素樸以絕聖智，寡私欲以棄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謂也。

夫素樸之道不著，而好欲之美不隱，雖極聖明以察之，竭智慮以攻之，巧愈思精，僞愈多變，攻之彌甚，避之彌勤。則乃智愚相欺，六親相疑，樸散真離，事有其奸。蓋捨本而攻末，雖極聖智，愈致斯災，况術之下此者乎！夫鎮之以素樸，則無爲而自正；攻之以聖智，則民窮而巧殷。故素樸可抱，而聖智可棄。夫察司之簡，則避之亦簡；竭其聰明，則逃之亦察。簡則害樸寡，密則巧僞深矣。夫能爲至察探幽之術者，匪唯聖智哉？其爲害也，豈可既乎？故百倍之利，未渠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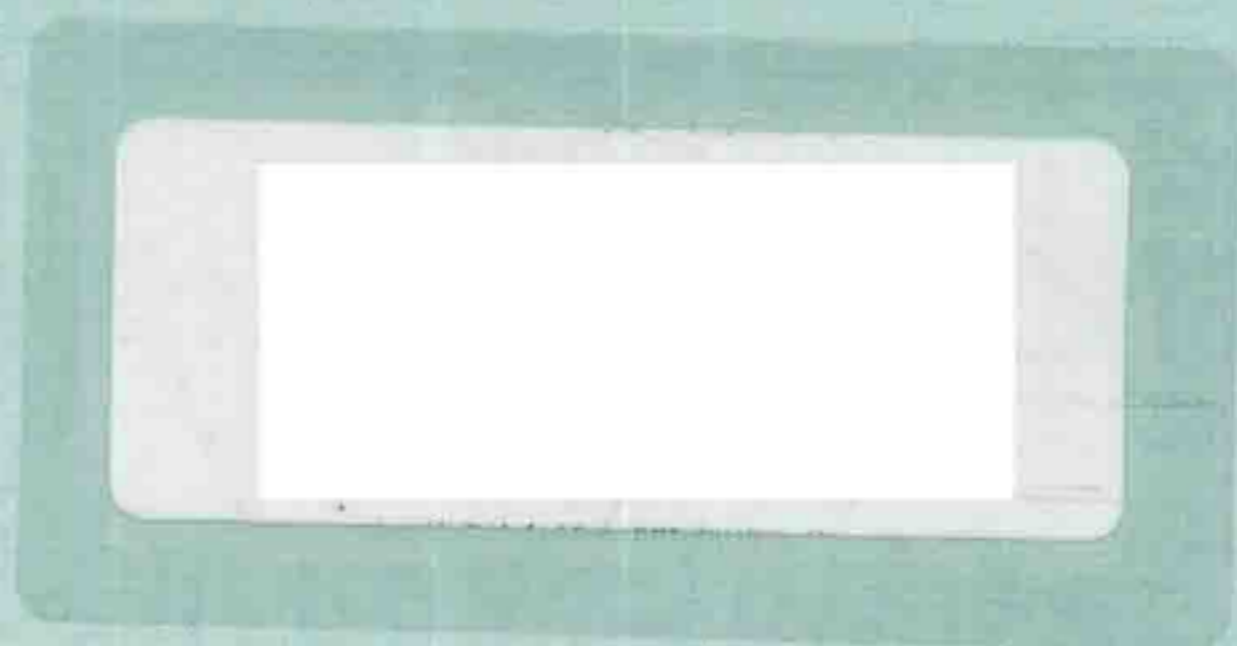
夫不能辯名，則不可與言理；不能定名，則不可與論實也。凡名生於形，未有形生於名者也。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仁不得謂之聖，智不得謂之仁，則各有其實矣。夫察見至微者，明之極也；探射隱伏者，慮之極也。能盡極明，匪唯聖乎？能盡極慮，匪唯智乎？校實定名以觀絕聖，可無惑矣。夫敦樸之德不著，而名行之美顯尚，則修其所

尚而望其譽，修其所道而冀其利。望譽冀利以勤其行，名彌美而誠愈外，利彌重而心愈競。父子兄弟，懷情失直，孝不任誠，慈不任實，蓋顯名行之所招也。患俗薄而興名行、^①崇仁義，愈致斯僞，况術之賤此者乎？故絕仁棄義以復孝慈，未渠弘也。

夫城高則衝生，利興則求深。苟存無欲，則雖賞而不竊；^②私欲苟行，則巧利愈昏。故絕巧棄利，代以寡欲，盜賊無有，未足美也。夫聖智，才之傑也；仁義，行之大者也；巧利，用之善也。本苟不存，而興此三美，害猶如之，况術之有利斯以忽素樸乎！故古人有嘆曰：“甚矣，何物之難悟也！”既知不聖爲不聖，未知聖之不聖也；既知不仁爲不仁，未知仁之爲不仁也。故絕聖而後聖功全，棄仁而後仁德厚。夫惡強非欲不強也，爲強則失強也；絕仁非欲不仁也，爲仁則僞成也。有其治而乃亂，保其安而乃危。後其身而身先，身先非先身之所能也；外其身而身存，身存非存身之所爲也。功不可取，美不可用，故必取其爲功之母而已矣。篇云，既知其子，而必復守其母。尋斯理也，何往而不暢哉！

① “興名行”，原作“名興行”，今據文義校改。

② 《論語·顏淵》：“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ISBN 978-7-5506-2680-5



9 787550 626805 >

定價:34.00 圓